

新
唐
書

四十



〔史四十二本納百〕

宋本新唐書

四 十 冊

翻 刻 必 究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者

商 務

印

書

館

印刷者

商

務

印

書

館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

海

及

各

埠

上

海

河

南

路

蘇臣列傳第一百四十八

蘇敬宗

蘇敬宗字延族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

蘇敬宗

字延族

蘇敬宗字延族

救撰

蘇敬宗

蘇敬宗

蘇敬宗

蘇敬宗

許敬宗字延族杭州新城人父善心仕隋為給事中敬宗幼善屬
文大業中舉秀才中第調淮陽書佐俄直謁者臺奏通事舍人事
善心為宇文化及所殺敬宗哀請得不死去依李密為記室武
德初補漣州別駕太宗聞其名召署文學館學士貞觀中除著
作郎兼脩國史喜謂所親曰仕官不為著作無以成門戶俄改中
書舍人文德皇后喪羣臣衰服率更令歐陽詢貌醜異敬宗侮笑
自如貶洪州司馬累轉給事中復脩史以勞封高陽縣男檢校黃
門侍郎高宗在東宮遷太子右庶子高麗之役太子監國定州敬
宗與高士廉典機劇卒文本卒帝驛召敬宗以本官檢校中書侍
郎駐蹕山破賊命草詔馬前帝愛其藻警由是專掌詔令初太子
承乾廢官屬張玄素令狐德棻趙弘智裴宣機蕭鈞皆除名為民

不復用敬宗爲言玄素等以直言被嫌忌今一槩被罪疑洗宥有
所未至帝悟多所甄復高宗即位遷禮部尚書敬宗夔養沓遂以女
嫁蠻酋馮盎子多私所聘有司劾舉下除鄭州刺史俄復官爲弘文
館學士帝將立武昭儀大臣切諫而敬宗陰揣帝私即妄言曰田
舍子賸穫十斛麥尚欲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可
何哉帝意遂定王后廢敬宗請削后家官爵廢太子忠而立代王
遂兼太子賓客帝得所欲故詔敬宗待詔武德殿西闈頃拜侍中
監脩國史爵郡公帝嘗幸故長安城按蹕裴回視古區處問侍臣
秦漢以來幾君都此敬宗曰秦居咸陽漢惠帝始城之其後苻堅
姚萇宇文周居之帝復問漢武開昆明池實何年對曰元狩三年
將伐昆明實爲此池以肄戰帝乃詔與弘文學士討古宮室故區
具條以聞進中書令仍守侍中敬宗於立后有助力知后鉗戾能
固主以久已權乃陰連后謀逐韓瑗來濟褚遂良殺梁王長孫无
忌上官儀朝廷重足事之威寵熾灼當時莫與比改右相辭疾拜

太子少師同東西臺三品年老不任趨步特詔與司空李勣朝朔日聽乘小馬至內省帝東封泰山以敬宗領使次濮陽帝問竇德立此謂帝丘何也德立不對敬宗僥曰臣能知之昔帝顓頊始居此地以王天下其後夏后相因之爲寒浞所滅后緡方偃逃出自竇在此地也後昆吾氏因之而爲夏伯昆吾旣衰湯滅之其頌曰韋顧旣伐昆吾夏桀是也至春秋時衛成公自楚丘徙居之左氏稱相奪子享以舊地也由顓頊所居故曰帝丘臣聞有德者啓其國土失道者則喪其疆宇自古大都美國居者不一姓故有國家者不可不慎也帝曰書稱浮于濟漯今濟與漯斷不相屬何故而然對曰夏禹道沈水東流爲濟入于河今自漯至温而入河水自此淤地過河而南出爲滎又淤而至曹濮散出於地合而東汶水自南入之所謂洙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會于汶是也古者五行皆有官水官不失職則能辨味與色漑而出合而更分皆能識之帝曰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何哉對曰瀆

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者也且天有五星運而爲四時地有五嶽涑而爲四瀆人有五事用而爲四支五陽數也四陰數也有奇偶陰陽焉陽者光曜陰者晦昧故辰隱而難見濟漑涓流屢絕狀雖微細獨而尊也帝曰善敬宗退矜曰大臣不可無學向德玄不能對吾恥之德玄聞之不屑曰人各有能不彊所不知吾所能也李勣曰敬宗多聞美矣竇之不彊不亦善乎初高祖太宗實錄敬播所撰信而詳及敬宗身爲國史竄改不平專出己私始虞世基與善心同遭賊害封德彝常曰昔吾見世基死世南匍匐請代善心死敬宗蹈舞求生世爲口實敬宗銜憤至立德彝傳盛誣以惡敬宗子娶尉遲敬德女孫而女嫁錢九隴子九隴本高祖隸奴也爲虛立門閥功狀至與劉文靜等同傳太宗賜長孫无忌威鳳賦敬宗猥稱賜敬德靈西龐孝泰率兵從討高麗賊笑其懦龍襄破之敬宗受其金乃稱屢破賊唐將言驍勇者唯蘇定方與孝泰曹繼叔劉伯英出其下遠甚然自貞觀後論次諸書自晉盡隋及東殿新

書西域圖志姓氏錄新禮等數十種皆劬宗摠知之賞賚不勝紀
劬宗營第舍華僭至造連樓使諸妓走馬其上縱酒奏樂自娛嬖
其婢因以繼室假姓虞子昂烝之劬宗怒黜虞奏斥昂嶺外久乃
表還咸亨初以特進致仕仍朝朔望續其俸祿卒年八十一帝爲
舉哀詔百官哭其第冊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陪葬昭陵
太常博士袁思古議劬宗棄子荒微女嫁蠻落論曰繆其孫彥
伯訴思古有嫌詔更議博士王福時曰何曾忠而孝以食日萬錢
論繆醜况劬宗忠孝兩棄飲食男女之累過之執不改有詔尚書
省雜議更論曰恭彥伯昂子也頗有文劬宗晚年不復下筆凡大
典冊悉彥伯爲之嘗戲昂曰吾兒不及若兒答曰渠父不如昂父
後又納婢譖奏涿彥伯嶺表遇赦還累官太子舍人旣與思古有
憾欲邀擊諸路思古曰吾爲先子報仇耳彥伯慙而止垂拱中詔
劬宗配鄉食高宗廟廷

李義府瀛州饒陽人其祖嘗爲射洪丞因客永泰貞觀中李大亮

巡察劔南表義府才對策中第補門下省典儀劉洎馬周更薦之
太宗召見轉監察御史詔侍晉王王爲太子除舍人崇賢館直學
士與司議郎來濟俱以文翰顯時稱來李獻承華箴末云佞諛有
類邪巧多方其萌不絕其害必彰義府方諂事太子而文致若讜
直者太子表之優詔賜帛高宗立遷中書舍人兼脩國史進弘文
館學士爲長孫无忌所惡奏斥壁州司馬詔未下義府問計於舍
人王德儉德儉者許敬宗甥瘦而智善揣事因曰武昭儀方有寵
上欲立爲后畏宰相議未有以發之君能建白轉禍於福也義府
即代德儉直夜叩閤上表請廢后立昭儀帝悅召見與語賜珠一
斗停司馬詔書留復侍武后已立義府與敬宗德儉及御史大夫
崔義玄中丞袁公瑜大理正戾善業相推轂濟其姦誅棄骨骸大
臣故后得肆志攘取威柄天子斂衽矣義府貌柔恭與人言嬉怡
微笑而陰賊褊忌著于心凡忤意者皆中傷之時號義府笑中刀
又以柔而害物號曰人貓永徽六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

品封廣平縣男又兼太子右庶子爵爲侯洛州女子淳于以姦繫大理義府聞其美屬丞畢正義出之納以爲妾卿段寶玄以狀聞詔給事中劉仁軌侍御史張倫鞠治義府且窮逼正義縊獄中以絕始謀侍御史王義方廷劾義府不引咎三叱之然後趨出義方極陳其惡帝陰德義府故貸不問爲抑義方逐之未幾進中書令檢校御史大夫加太子賓客更封河間郡公詔造私第諸子雖襦負皆補清官初杜正倫爲黃門侍郎義府纔典儀及同輔政正倫恃先進不相下密與中書侍郎李友益圖去義府反爲所誣交訟帝前帝兩黜之正倫爲橫州刺史義府普州刺史流友益峯州明年召爲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母喪免奪喪爲司列太常伯同東西臺三品更葬其先永康陵側役縣人牛車輸土築墳助役者凡七縣高陵令不勝勞而死公卿爭賄遺葬日詔御史節哭送車從騎相銜帷帟真帳自灞橋屬三原七十里不絕輻輳偶僭侈不法人臣送葬之盛無與比者房王出閣又兼府長史稍遷右

相義府已貴乃言系出趙郡與諸李敘昭穆嗜進者往往尊爲父
兄行給事中李崇德引與同譜旣謫普州丞削去義府銜之及復
當國傳致其罪使自殺于獄貞觀中高士廉韋挺岑文本令狐德
棻脩氏族志凡升降天下允其議於是州藏副本以爲長式時許
敬宗以不載武后本望義府亦恥先世不見敘更奏刪正委孔志
約楊仁卿史玄道呂才等定其書以仕唐官至五品皆昇士流於
是兵卒以軍功進者悉入書限更號姓氏錄搢紳共嗤靳之號曰
勳格義府奏悉收前志燒絕之自魏太和中定望族七姓子孫迭
爲婚姻後雖益衰猶相夸尚義府爲子求婚不得遂奏一切禁止
旣主選無品賤才而谿壑之欲惟賄是利不復銓判人人咨訕又
母妻諸子賣官市獄門如沸湯自永徽後御史多制授吏部雖有
調注至門下覆不留義府乃自注御史貞外通事舍人有司不敢
卻帝嘗從容戒義府曰聞卿兒子女壻撓法多過失朕爲卿掩覆
可少勗之義府內倚后揣羣臣無敢白其罪者不虞帝之知乃勃

然變色徐曰誰爲陛下道此帝曰何用問我所從得邪義府矜然不謝徐引去帝由是不悅會術者杜元紀望義府第有獄氣曰發積錢二千萬可以厭勝義府信之哀索殊急居母喪朔望給告即羸服與元紀出野馮高窺覘災眚衆疑其有異謀又遣子津召長孫延謂曰吾爲子得一官居五日延拜司津監索謝錢七十萬右金吾倉曹參軍楊行穎白其贓詔司刑太常伯劉祥道與三司雜訊李勣監按有狀詔除名流嶺州子率府長史洽千牛備身洋及壻少府主簿柳元貞並流廷州司議郎津派振州朝野至相賀三子及壻尤凶肆旣敗人以爲誅四凶或作河間道元帥劉祥道破銅山大賊李義府露布榜于衢乾封元年大赦獨流人不許還義府憤恚死年五十三自其斥天下憂且復用比死內外乃安上元初赦妻子還洛陽如意中贈義府揚州大都督崔義玄益州大都督王德儉素公瑜魏相二州刺史各賜實封睿宗立詔傳少子湛

見李多祚傳

傳游藝齋衛州汲人載初初由合宮主簿再遷左補闕武后奪政即上書詭說符瑞勸后當革姓以明受命后悅擢給事中閏三月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即拜鸞臺侍郎后乃黜唐稱周廢唐宗廟自稱皇帝賜游藝姓武氏以兄神童為冬官尚書游藝嘗夢登漚露殿既寤以語所親有告其謀反者下獄自殺以五品禮葬之初游藝探后言誣殺宗室復請發六道使後卒用其言萬國俊等既出天下被其酷游藝起一歲賜袍自青及紫人號四時仕宦然歲中即敗前古少其比云

李林甫長平肅王叔良曾孫初為千牛直長舅姜皎愛之開元初遷太子中允源乾曜執政與皎為姻家而乾曜子絜為林甫求司門郎中乾曜素薄之曰郎官應得才望哥奴豈郎中材邪哥奴林甫小字也即授以諭德累擢國子司業宇文融為御史中丞引與同列稍歷刑吏部侍郎初吏部置長名榜定留放寧王私謁十人林甫曰願絀一人以示公遂榜其一曰坐王所囑放冬集時武惠

妃寵傾後宮子壽王盛王尤愛林甫因中人白妃願護壽王爲萬歲計妃德之侍中裴光廷夫人武三思女嘗私林甫而高力士本出三思家及光廷卒武請力士以林甫代爲相力士未敢發而帝因蕭嵩言自用韓休方具詔武擿語林甫使爲休請休旣相重德林甫而與嵩有隙乃薦林甫有宰相才妃陰助之即拜黃門侍郎尋爲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再進兵部尚書皇太子鄂王光王被譖帝欲廢之張九齡切諫帝不悅林甫惘然私語中人曰天子家事外人何與邪二十四年帝在東都欲還長安裴耀卿等建言農人場圃未畢須冬可還林甫陽寒獨在後帝問故對曰臣非疾也願奏事二都本帝王東西宮車駕往幸何所待時假令妨農獨赦所過租賦可也帝大悅即駕而西始九齡繇文學進守正持重而林甫特以便佞故得大任每嫉九齡陰害之帝欲進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實封九齡謂林甫封賞待名臣大功邊將一上旨可遽議要與公固爭林甫然許及進見九齡極論而林甫抑嘿退又

備其言仙客明日見帝位且辭帝滋欲賞仙客九齡持不可林甫
爲人言天子用人何不可者帝聞善林甫不專也由是益疏薄九
齡俄與耀卿俱罷政事專任林甫相仙客矣初三宰相就位二人
磬折趨而林甫在中軒驚無少讓喜津津出眉宇間觀者竊言一
鵬挾兩兔少選詔書出耀卿九齡以左右丞相罷林甫嘻笑曰尚
左右丞相邪目恚而送乃止公卿爲戰栗於是林甫進兼中書令
帝卒用其言殺三子天下寃之大理卿徐嶠妄言大理獄殺氣盛
鳥雀不敢棲今刑部斷死歲纔五十八而烏鵲巢獄戶幾至刑措
羣臣賀帝而帝推功大臣封林甫晉國公仙客幽國公及帝將立
太子林甫探帝意數稱道王壽王語秘不傳而帝意自屬忠王壽王
不得立太子旣定林甫恨謀不行且畏禍乃陽善韋堅堅太子妃
兄也使任要職將覆其家以搖東宮及構堅獄而太子絕妃自明
林甫計黜杜良娣之父有隣與婚柳勣不相中勣浮險欲助林甫
乃上有隣變事捕送詔獄賜死逮引裴敦復李邕等皆林甫素忌

惡者株連殺之太子亦出良娣為庶人未幾擢濟陽別駕魏林使
誣河西節度使王忠嗣欲擁兵佐太子帝不信然忠嗣猶斥去林
甫數曰太子宜知謀帝曰吾兒在內安得與外人相聞此妄耳林
甫數危太子未得志一日從容曰古者立儲君必先賢德非有大
勳力於宗稷則莫若元子帝久之曰慶王往年獵為豹傷面甚荅
曰破面不愈於破國乎帝頗惑曰朕徐思之然太子自以謹孝聞
內外無其言故飛語不得入帝無所發其猜林甫善刺上意時帝
春秋高聽斷稍怠馱繩檢重接對大臣及得林甫任之不疑林甫
善養君欲自是帝深居燕適沈蠱衽席主德衰矣林甫每奏請必
先餉遺左右番伺微旨以固恩信至饗食夫御婢皆所款厚故天子
動靜必具得之性陰密忍誅殺不見喜怒面柔令初若可親既崖
窵深阻卒不可得也公卿不由其門而進必被罪徙附離者雖小
人且為引重同時相若九齡李適之皆遭逐至楊慎矜張瑄盧幼
臨柳升等緣坐數百人並相繼誅以王鉷吉溫羅希奭為爪牙數

興大獄衣冠爲累息適之子雲嘗盛具召賓客畏林甫乃終日無一人往者林甫有堂如偃月號月堂每欲排構大臣即居之思所以中傷者若喜而出即其家碎矣子岫爲將作監見權勢熏灼惕然懼常從游後園見輦重者跪涕曰大人居位久枳棘滿前一旦禍至欲比若人可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然可柰何時帝詔天下士有一藝者得詣闕就選林甫恐士對詔或斥已即建言士比草茅未知禁忌徒以狂言亂聖聽請采采女尚書省長官試問使御史中丞監摠而無一中程者林甫因賀上以爲野無留才俄兼隴右河西節度使改右相罷休即度加累開府儀同三司實封戶三百咸寧太守趙奉璋得林甫隱惡二十條將言之林甫諷御史捕繫奉璋劾妖言抵死著作郎韋子春坐厚善貶帝嘗大陳樂勤政樓旣罷兵部侍郎盧絢按轡絕道去帝愛其醞藉稱美之明日林甫召絢子曰尊府素望上欲任以交廣若憚行且當請老絢懼從之因出爲華州刺史俄授太子員外詹事絢繇是廢於時有以材譽聞者林

甫護前比能得於天子抑遠之故在位恩寵莫比凡御府所貢遠方珍鮮使者傳賜相望帝食有所甘美必賜之嘗詔百僚閱歲貢於尚書省既而舉貢物悉賜林甫輦致其家從幸華清宮給御馬武士百人女樂二部薛王別墅勝麗甲京師以賜林甫它邸第田園水碓皆便好上腴車馬衣服侈靡尤好聲伎侍姬盈房男女五十人故事宰相皆元功盛德不務權威出入騎從簡寡士庶不甚引避林甫自見結怨者衆憂刺客竊發其出入廣騶騎先驅百步傳呼何衛金吾爲清道公卿辟易趨走所居重關複壁絡版礎石一夕再徙家人亦莫知也或帝不朝羣司要官悉走其門臺省爲空左相陳希烈雖坐府卒無人入謁林甫無學術發言陋鄙聞者竊笑善苑咸郭慎微使主書記然練文法其用人非諂附者一以格令持之故小小綱目不甚亂而人憚其威權久之又兼安西大都護朔方節度使俄兼單于副大都護以朔方副使李獻忠反讓還節度始厚王鉷爲盡力及鉷敗詔宰相治狀林甫大懼不敢面

銜獄具署名亦無所申救因以楊國忠代爲御史大夫林甫薄國
忠材孱無所畏又以貴妃故善之及是權益盛貴震天下始交惡
若仇敵然國忠方兼劔南節度使而南蠻入寇林甫因建遣之鎮
欲離間之國忠入辭帝曰處置且訖亟還指日待卿林甫聞之憂
懣是時已屬疾稍侵會帝幸温湯詔以馬輦從御醫珍膳繼至詔
旨存問中官護起居病劇亟者視疾云見天子當少間帝欲視之
左右諫止乃詔林甫出廷中帝登降聖閣舉絳巾招之林甫不能
興左右代拜俄而國忠至自蜀謁林甫牀下垂涕託後事因不食
卒諸子護還京發喪贈太尉揚州大都督林甫居相位凡十九年
固寵市權蔽欺天子耳目諫官皆持祿養資無敢正言者補闕杜
璡再上書言政事斥爲下邳今因以語動其餘曰明主在上羣臣
將順不暇亦何所論君等獨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飫三品
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爭路絕貞觀以來
任蕃將者如阿史那社尒契苾何力皆以忠力奮然猶不爲上將

皆大臣摠制之故上有餘權以制於下先天開元中大臣若薛訥
郭元振張嘉貞王峻張說蕭嵩杜暹李適之等自節度使入相天
子林甫疾儒臣以方略積邊勞且大任欲杜其本以久已權即說
帝曰以陛下雄材國家富彊而夷狄未滅者繇文吏爲將憚矢石
不身先不如用蕃將彼生而雄善爲馬上長行陣天性然也若陛下
感而用之使必死夷狄不足圖也帝然之因以安思順代林甫領
節度而擢安祿山高仙芝哥舒翰等專爲大將林甫利其虜也無
入相之資故祿山得專三道勁兵處十四年不徙天子安林甫策
不疑也卒稱兵蕩覆天下王室遂微初林甫夢人皙而髯將逼已
寤而物色得裴寬類所夢曰寬欲代我因李適之黨遂之其後楊
國忠代林甫貌類寬云國忠素銜林甫及未葬陰諷祿山暴其短
祿山使阿布思降將入朝告林甫與思約爲父子有異謀事下有
司其壻楊齊宣懼安言林甫厭祝上國忠劾其姦帝怒詔林甫淫
祀厭勝結叛虜圖危宗社悉奪官爵斷棺剔取含珠金紫更以小

樛用庶人禮葬之諸子司諸郎中萼太常少卿嶼及岫等悉徙嶺南黔中各給奴婢三人籍其家諸壻若張博濟鄭平杜位元撝屬子復道光皆貶官博濟亦儉薄自肆為戶部郎中部有考堂天下歲會計處博濟廢為員外郎中聽事壯偉華敞供擬豐侈至千品別取都水監地為考堂擅費諸州籍帳錢不貲有司不敢言帝之幸蜀也給事中裴士淹以辯學得幸時肅宗在鳳翔每命宰相輒啓聞及房瑄為將帝曰此非破賊才也若姚元崇在賊不足滅至宋璟曰彼賣直以取名耳因歷評十餘人皆當至林甫曰是子妬賢疾能舉無比者士淹因曰陛下誠知之何任之久邪帝默不應至德中兩京平大赦唯祿山支黨及林甫楊國忠王鉷子孫不原天寶時嘗鏤玉為立元皇帝及玄宗肅宗像於太清宮復琢林甫陳希烈像列左右序代宗時或言林甫陰險嘗不利先帝宗廟幾危奈何留像至今有詔瘞宮中廣明初盧攜為太清宮使發地得其像輦送京兆毀之云

陳希烈者宋州人博學尤深黃老工文章開元中帝儲思經義自
褚无量元行冲卒而希烈與康子元馮朝隱進講禁中其應荅詔
問敷盡微隱皆希烈爲之章句累遷中書舍人十九年爲集賢院
學士進工部侍郎知院事帝有所譏述希烈必助成之遷門下侍
郎天寶元年有神降丹鳳門以爲老子告錫靈符希烈因是上言
臣侍演南華真經至七篇陛下顧曰此言養生朕旣悟其術而德
元符詎無非常應哉臣稽首對陛下德充於內符應於外必有絕
瑞表之今靈符降錫與帝意合宜示史官著顯祥摘照無窮其始
倣類如此俄兼崇立館大學士封臨穎侯林甫穎朝苟用可專制
者引與共政以希烈柔易且帝眷之厚乃薦之五載進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遷左丞相兼兵部尚書許國公又兼祕書省圖書使寵
與林甫侔林甫居位久其陰詭雖足自固亦希烈左右焉楊國忠
執政素忌之希烈引避國忠即薦韋見素代相罷爲太子太師希
烈失職內忽忽無所賴及祿山盜京師遂與達奚珣等偕相賊後

人論罪當斬肅宗以上皇素所遇賜死于家

茲臣列傳第一百四十八上

姦臣列傳第一百四十八下

唐書二百二十三下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待讀學士龍圖閣學朝讀太子舍書夏郎侍郎充集賢殿脩撰皇宋初奉
敕撰

盧杞字子良父亦見忠義傳杞有口才體陋甚鬼貌藍色不恥惡
衣菲食人未悟其不情咸謂有祖風節藉蔭為清道率府兵曹
參軍僕固懷恩辟朔方府掌書記病免補鴻臚丞出為忠州刺史
上謁節度府衛伯玉伯玉不喜乃謝歸稍遷吏部郎中為虢州刺
史奏言虢有官豕三千為民患德宗曰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陞
下百姓臣謂食之便帝曰守虢而憂它州宰相材也詔以豕賜貧
民遂有意柄任矣俄召為御史中丞論奏無不合踰年遷大夫不
閱旬擢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既得志險賊寘露賢者媚
能者忌小忤已不傳死地不止將大樹威脅眾市權為自固者楊
炎與杞俱輔政炎鄙杞才下不悅未半歲譖罷炎時大理卿嚴郢
與炎有隙即擢郢御史大夫以自助炎卒逐死張錡材裕忠懿帝

所倚愛未有以間會隴右用兵杞乃見帝僞請行帝不可即薦鎰守鳳翔既又惡郢時幽州朱滔與泚有違言誣其軍司馬蔡廷玉間閱請殺之俄而滔反帝欲斥之以悅滔下御史鄭詹按狀貶柳州司戶參軍敕吏護送廷玉疑送滔所因自沈于河杞奏恐泚疑爲詔所殺願下詹三司雜治并劾大夫郢初詹善張鎰每伺杞間獨詣鎰杞知之它日向詹來即徑至鎰便坐詹趨避杞遽及機事鎰不得已曰鄭侍御在杞陽驚曰向所言非外所得聞至是并按有詔詹杖死沭郢費州杜佑判度支帝尤寵禮杞短毀百緒訖貶蘇州刺史李希烈反杞素惡顏真卿挺正敢言即令宣慰其軍卒爲賊害故宰相李揆有雅望畏復用遣爲吐蕃會盟使卒于行李洎以徐州降有所經略使人誤先白鎰杞怒沮解之不使有功其狙害隱毒天下無不痛憤以杞得君故不敢言是時兵屯河南北掣不解財用日急於是度支條軍所仰給月費緡百餘萬而藏錢纔支三月杞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其黨韋都賓等建言商

賈儲錢千萬聽自業過千萬者貳其贏以濟軍軍罷約取償于官
帝許之京兆暴責其期校吏頭大搜塵里疑占列不盡則笞掠之人
不勝冤自殞溝瀆者相望京師蹶然不闕日然悉田宅奴婢之直
緡止八十萬又僦匱質舍居賀粟者四貳其一僅至二百萬而長
安為閉肆民皆邀宰相祈訴杞無以諭驅而去帝知民愁忿而所
得不足給師罷之贊術窮於是間架除陌之暴縱矣其法屋二架
為間差稅之上者二千中千下五百吏執籌入第室計之隱不盡
率二架抵罪告者以錢五萬畀之凡公私賀易舊法率千錢筭二
十請加五十主僧注所售入其筭有司其自相市為私籍自言隱
不盡率千錢沒二萬告者以萬錢畀之由是主僧得操其私以為
姦公上所入常不得半而恨誹之聲滿天下及涇師亂呼於市曰
不奪而商人僦質矣不稅而間架除陌矣其倡和造作以召怨挺
亂皆杞為之帝出奉天杞與關播從後數日崔寧自賊中來以播
遷事指杞杞即誣寧反帝殺之靈武杜希全率鹽夏二州士六千

來赴帝議所從道杞請道漠谷渾瑊曰不然彼多險且為賊乘不
如道乾陵北踰雞子堆而屯與為犄角賊可破矣帝從杞議賊果
拒隘兵不得入奔還邠州李懷光自河北還數破賊泚解去或謂
王玚趙贊曰聞懷光嘗斥宰相不能謀度支賦斂重而京北刻損
軍賜宜誅之以謝天下方懷光有功上必聽用其言公等殆矣二
人以白杞杞懼即請帝曰懷光勲在宗社賊憚之破膽今因其威
可一舉而定若許來朝則搗賜留連賊得哀整殘餘為完守計圖
之實難不如席勝使平京師破竹之勢也帝然之詔懷光無朝進
屯便橋懷光自以千里勤難有大功為姦臣沮間不一見天子內
怏怏無所發遂謀反因暴言杞等罪惡士議譁沸皆指目杞帝始
寤貶為新州司馬始帝即位以崔祐甫為相專以道德導主意故
建中初綱紀張設赫然有貞觀風及杞相乃諷帝以刑名繩天下
亂敗踵及其陰害矯譎雖國屯主辱猶整然肆為之後雖斥然帝
念之不衰及興元赦令俄徙吉州長史杞乃曰上必復用我貞元

元年詔拜饒州刺史給事中表高當行詔書不肯草白宰相曰杞
反易天常使萬乘播遷幸赦不誅又委大州失天下望宰相不悅
乃召它舍人作制高固執不得下於是諫臣趙需裴佶宇文炫盧
景亮張薦等衆對極言杞罪四海共棄今復用之忠臣寒膺良士
痛骨必且階禍其言懇到帝語宰相曰授杞小州可乎李勉曰陛
下與大州亦無難如四方之謗何乃詔爲澧州別駕後散騎常侍
李泌見帝曰高等論杞事朕可之矣泌頓首賀曰比曰外謂陛下
漢之桓靈今乃知堯舜主也帝喜杞遂死澧州初尚父郭子儀病
甚百官造省不屏姬侍及杞至則屏之隱几而待家人怪問其故
子儀曰彼外陋內險左右見必笑使後得權吾族無類矣

崔省字垂休宰相慎由子也擢進士第累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
喜陰計附離權彊其外自處若簡重而中險譎可畏崔昭緯屢薦
之由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方王珙兄弟爭河中以省爲
節度使不得赴半歲復以中書侍郎留輔政及昭緯以罪誅罷爲

武安節度使陸展當國時王室不競南北司各樹黨結藩鎮內相凌脅肖素厚朱全忠委心結之全忠爲言肖有功不宜處外故還相而逐展光化初昭宗至自華務安反側而肖陰爲全忠地俾擅兵四討帝醜其行罷爲吏部尚書復倚展以相會清海無帥因拜清海節度使始昭緯死皆王搏等白發其姦肖坐是賜罷內銜憾旣與搏同宰相肖議悉去中官搏不助請徐圖之及是不欲外除即漏其語於全忠令露劾搏交敕使共危國罪當誅肖次湖南召還守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兼領度支鹽鐵戶部使而賜搏死并誅中尉宋道弼景務脩繇是權震天下雖宦官亦累息至是四拜宰相世謂崔四入劉季述幽帝東內奉德王監國畏全忠彊雖深怨肖不敢殺止罷政事肖趣全忠以師西問所以幽帝狀全忠乃使張存敬攻河中掠晉絳神策軍大將孫德昭常忿闍尹廢辱天子肖令判官石戩與游乘閒伺察德昭飲酣必泣肖揣得其情乃使戩說曰自季述廢天子天下之人未嘗忘武夫義臣搏手憤

惋今謀反者特季述仲先耳它人劫於威無與也君能乘此誅二
豎復天子取功名乎即不早計將有先之者德昭感寤乃告以脩
謀德昭許諾脩斬帶爲誓言俄而季述仲先誅以功進司徒不就復
輔政并還使領帝德之延見或不名以字呼之寵遇無比天復元
年全忠已取河中進逼同華中尉韓全誨以脩與全忠善恐導之
前討除君側乃白罷政事未及免倉卒挾帝幸鳳翔脩怨帝見廢不
肯從召全忠以兵迎天子令太子太師盧渥率羣臣迎全忠始全
忠至華遣幕府裴鑄奏事帝不得已聽來朝至是脩爲之謀乃以
兵迫行在帝下詔趣還鎮因詔遣渥等俱西全忠上表具言向書
詔皆出宰相乃今知非陛下意爲所註誤師業入關請得與李茂
貞約釋憾以迎乘輿茂貞劾奏脩畜死士用度支使權利令親信
陳班與京兆府募兵保所居坊天子出次遣使者五輩往召安卧
不動一奉表陳謝時帝見全忠表亦大恚因下詔顯責之以工部
尚書罷知政事脩出居華州初天復後宦官尤屈事脩事無不咨

每議政禁中至繼以燭請盡誅中官以宮人掌內司事韓全誨等
密知之共於帝前求哀乃詔省後當密封無口陳中官益恐滋欲
得其謀乃求知書美人宗柔等內左右以刺陰事省計稍露宦者
或相泣無慊不自安劫幸之謀固矣居華時爲全忠數畫醜計全
忠引兵還屯河中省迎謁渭橋奉觴爲全忠壽自歌以酬酒會茂
貞殺全誨等與全忠約和帝急召之墨詔者四朱札三皆辭疾及
帝出鳳翔幸全忠軍乃迎謁於道復拜平章事進位司徒兼判六
軍諸衛事詔徙家舍右軍賜帷帳器用十車省遂奏高祖太宗無
內侍典軍天寶後宦人浸盛德宗分羽林衛爲左右神策軍令宦
者主之以二千人爲率其後參掌機密至內務百司悉歸中人共
相彌縫爲不法朝廷微弱禍始于此請罷左右神策內諸司使諸
道監軍於是中外宦官悉誅天子傳導詔命祇用宮人寵顏等帝
之在鳳翔以盧光啓蘇檢爲相省皆逐殺之分斥從幸近臣陸扆
等三十餘人惟裴贄孤立可制留與偕秉政帝動靜一決於省無

敢言者皆議以皇子爲元帥全忠副之示褒崇其功全忠內利輝
王冲幼故皆藉以請帝曰濮王長若何還禁中召翰林學士韓偓
以謀倥陰佐皆卒不能卻全忠還東到長樂羣臣班辭皆獨至霸
橋置酒乙夜乃還帝即召問全忠安否與飲命宮人爲舞劍曲戊
夜乃出賜二宮人固讓乃許是時天子孤危威令盡去皆之劫持
類如此進侍中魏國公自鳳翔還揣全忠將篡奪顧己宰相恐一
日及禍欲握兵自固謬謂全忠曰京師迫茂貞不可無備須募軍
以守今左右龍武羽林神策播幸之餘無見兵請軍置四步將將
二百五十人一騎將將百人使番休遞侍以京兆尹鄭元規爲六
軍諸衛副使陳班爲威遠軍使募卒於市全忠知其意陽相然許
皆乃毀浮圖取銅鐵爲兵仗全忠陰令汴人數百應募以其子友
倫入宿衛會爲毬戲墜馬死全忠疑皆陰計大怒時傳皆將挾帝
幸荆襄而全忠方謀脅乘輿都洛懼其異議密表皆專權亂國請
誅之即罷爲太子少傅全忠令其子友諒以兵圍開化坊第殺皆

汴士皆突出市人爭投瓦礫擊其尸年五十一元規陳班等皆死
實天復四年正月省罷凡三日死死十日全忠脅帝遷洛發長安
居人悉東徹屋木自渭循河下老幼係路啼號不絕皆大罵曰國
賊崔省導全忠責社稷使我及此先是全忠雖據河南顧彊諸侯
相持未敢決移國及省間內隙與相結得梯其禍取朝權以成彊
大終亡天下省身屠宗滅世言慎由晚無子遇異浮屠以術求乃
生省字緇郎及爲相其季父安潛喟曰吾父兄刻苦以持門戶終
爲緇郎壞之

崔昭緯字蘊曜其先清河人及進士第至昭宗時任宦顯以戶部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位凡八年累進尚書右僕射性險刻
密結中外外連彊諸侯內制天子以固其權令族人鋌事王行瑜
邠寧幕府每它宰相建議或詔令有不便於己必使鋌密告行
瑜使上書訾訐已則陰阿助之方是時帝室微人主若贅旒然始
帝委杜讓能調兵食以討鳳翔昭緯方倚李茂自行瑜爲重陰得

其計則走告之激使稱兵向闕遂殺讓能後又遣守三鎮兵殺韋昭度等帝性剛明不堪刃人曾誅行瑜乃罷昭緯爲右僕射復請朱全忠薦已又厚賂諸王爲所奏貶梧州司馬下詔條其五罪賜死行次江陵使者至斬之鋌亦誅

柳璨字炤之公綽族孫也爲人鄙野其家不以諸柳齒少孤負好學書且採薪給費夜然葉照書彊記多所通涉譏訶劉子玄史通著析微時或稱之顏蕘判史館引爲直學士由是益知名遷左拾遺昭宗好文待李磳最厚磳死內常求似磳者或薦璨才高試文帝稱善擢翰林學士崔省死昭宗密許璨宰相外無知者曰暮自禁中出駟士傳呼宰相人皆大驚明日帝謂學士承旨張文蔚曰璨材可用今擢爲相應授何官對曰用賢不計資帝曰諫議大夫可乎曰唯唯遂以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起布衣至是不四歲其暴貴近世所未有裴樞獨孤損崔遠皆宿望舊臣與同位頗輕之璨內以爲怨朱全忠圖篡殺宿衛士皆汴人璨一厚結之

與蔣玄暉張廷範尤相得既挾全忠故朝權皆歸之進中書侍郎判戶部封河東縣男天祐二年長星出太微文昌間占者曰君臣皆不利宜多殺以塞天變玄暉廷範乃與璨謀殺大臣宿有望者璨手跡所仇媚若獨孤損等三十餘人皆誅死天下以爲冤全忠聞之不善也其後急於九錫宣徽北院使王殷者構璨等言具有貳故禮不至玄暉懼自往辨解全忠怒罵曰爾與柳璨輩沮我不由九錫作天子不得邪璨懼即脅哀帝曰人望歸元帥矣陛下宜揖讓以授終璨請自行進拜司空王爲冊禮使即日進道及玄暉死而全忠恚璨甚自貶登州刺史俄除名爲民流崖州尋斬之臨刑悔叱曰負國賊柳璨死宜矣弟瑀瑊皆榜死

玄暉者少賤不得其系著事朱全忠爲腹心昭宗東遷玄暉爲樞密使帝駐陝州術家言星緯不常且有天變宜須冬幸洛帝度全忠必篡命衛官高瓌持帛詔賜王建告以脅遷且言全忠以兵二萬治洛陽將盡去我左右君宜與茂貞克用行密同盟傳檄襄魏

幽鎮使各以軍迎我還京師又詔全忠后方娠須十月乃東全忠知帝有謀遣寇彥卿趣迫天子不得已遂行抵穀水全忠盡殺左右黃門內園小兒五百人悉以汴兵爲衛初全忠至鳳翔侵邠州節度使楊崇本降質其家崇本妻美全忠與亂故崇本怒至是遣使者會克用茂貞南告趙匡凝及建同舉兵問劫遷狀全忠大懼帝自出關畏不測常默坐流涕玄暉與張廷範內詞必以告全忠全忠恨帝無傳禪意乃謀弑以絕人望因令其屬李振諭玄暉玄暉與龍武統軍朱友恭氏叔琮夜選勇士百人叩行在言有急奏請見帝宮門開門留十士以守至椒蘭院中夫人裴貞一啓關殺之乃趨殿下玄暉曰上安在昭儀季漸榮曰院使毋傷宅家寧殺我士持劍入帝間遽單衣走環柱遂弑之漸榮以身蔽帝亦死復執后后求哀玄暉以全忠所弑者帝也乃釋后明日宰相請對日晏不出玄暉矯遺詔言帝夜與昭儀博爲貞一漸榮所弑出二人首全忠自河中來朝振曰晉文帝殺高貴鄉公歸罪成濟今宜

誅友恭等解天下謗全忠趨西內臨對嗣天子自言弒逆非本謀
皆友恭等罪因泣下請討罪人是時洛城旱米斗直錢六百軍有
掠糴者都人怨故因以悅衆執友恭叔琮斬之全忠邀九錫玄暉
自持詔趨汴言之還洛不淹日全忠矯詔收付有司車裂之貶爲
兗逆百姓焚尸都門外廷範者以優人爲全忠所愛扈東遷爲御
營使進金吾衛將軍河南尹全忠欲以爲太常卿宰相裴樞持不
可絲是樞罷去柳璨希旨下詔責中外不得妄言詠曰清濁卒用
廷範太常卿會天子將郊以爲脩樂縣使又與蘇楷等駁昭宗謚
全忠恚九錫緩也王殷譖其與璨等祀天郊延唐祚及玄暉死璨
誅即貶廷範萊州司戶叅軍輟于河南市叔琮亦汴州人中和末隸
感化軍以騎士奮性沈壯有膽力從全忠擊黃巢陳許間名右諸
將得爲親校與時浦朱宣戰以多累表檢校尚書右僕射爲宿州
刺史攻趙匡疑於襄陽不克又與李克用戰洹水遷曹州刺史天
復初拔澤潞擊太原授晉慈觀察使全忠屯鳳翔克用襲絳州攻

臨汾叔琮以二壯士類沙陀者牧馬于原與克用軍偕行同隙各禽一虜還克用大驚疑有伏遂退屯蒲會朱友寧以兵三萬來援叔琮曰賊遁矣無以立功乃潛師夜獵游騎殺數百進破其壘俘斬萬級收馬三千遂長驅取汾州轉戰薄太原而還遷檢校司空再進爲保大軍節度使全忠欲遷帝於洛表爲右龍武統軍與弒帝故全忠請貶白州司戶參軍斬之叔琮將死呼曰朱溫賣我以取容天下神理謂何友恭者本李彥威也壽州人客汴州殖財任俠全忠愛而子畜之領長劍都積功表爲檢校尚書左僕射乾寧中授汝州刺史檢校司空楊行密侵鄂州友恭將兵萬餘援杜洪至江州還攻黃州入之獲行密將俘斬萬計又襲安州殺守將遷潁州刺史感化軍節度留後帝東遷爲左龍武統軍聚崖州司戶參軍臨刑曰溫殺我當亦滅族又語張廷範曰公行及此云

賁曰木將壞蟲實生之國將亡妖實產之故三宰嘯凶牡奪辰林甫將蕃黃屋奔鬼質敗謀興元蹙崔柳倒持李宗覆嗚呼有國家

者可不戒哉

姦臣列傳第一百四十八下

叛臣列傳第一百四十九上

唐書二百二十四上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竊諫奪尚書是部侍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奉

救撰

僕固懷恩鐵勒部人貞觀二十年鐵勒九姓大首領率衆降分置瀚海燕然金微幽陵等九都督府別爲蕃州以僕骨歌濫拔延爲右武衛大將軍金微都督詆爲僕固氏生乙李啜乙李啜生懷恩世襲都督懷恩善戰鬪時識戎情部分謹嚴安祿山反從朔方節度使郭子儀討賊雲中破之敗薛忠義于肯度山殺七千騎禽忠義子下馬邑進會李光弼戰常山趙郡沙河嘉山走史思明肅宗卽位與子儀赴靈武時同羅部落叛祿山北掠朔方子儀率懷恩迎擊懷恩子玢戰敗降虜已而自拔歸懷恩怒叱斬之將士股栗皆殊死戰遂破其衆收馬橐它器械甚衆帝又詔與燉煌王承寀使回紇請師回紇聽命至德二載從子儀下馮翊河東走賊將崔乾祐襲潼關破之賊將安守忠李歸仁苦戰二日王師敗績懷恩

至渭水無舟抱馬鬣輒以逸收散卒還河東子儀赴鳳翔歸仁以勁
兵邀戰三原子儀使懷恩與王升陳回光渾釋之李國貞五將軍
伏白渠下賊至遇伏敗而走又戰清渠不利引還時回紇使葉護
帝得以四千騎濟師南蠻大食等兵亦踵至帝乃詔廣平王為元
帥使懷恩統回紇兵從王戰香積寺北賊以一軍伏營左懷恩馳
掩之馘斬無遺者賊氣沮既合戰以回紇夾攻賊戰酣脫甲援矛
直擣陣殺十餘人衆譙靡亦會李嗣業麋鬪尤力賊大崩敗會日
暮懷恩見王曰賊必棄城走願假壯騎二百縛安守忠李歸仁等
致麾下王曰將軍戰疲且休矣迨明與將軍圖之對曰守忠等皆
天下驍賊驟勝而敗此天與我也柰何縱之使復得衆必為我患
雖悔無逮王不從固請通夕四五反遲明謀者至守忠等果遁去
又從王破賊於新店以復兩京有殊功詔加開府儀司三司鴻臚
卿封豐國公賜封二百戶從郭子儀破安太清下懷衛二州攻相
州戰愁思岡常為先鋒勇冠軍中乾元二年拜朔方行營節度使

進封大寧郡王懷恩爲人雄重寡言應對舒緩然剛決犯上始居偏裨意有不合雖主將必折詬其麾下皆蕃漢勁卒恃功多不法子儀政寬能優容之及李光弼代子儀懷恩仍爲副光弼守河陽攻懷州降安太清又子瑒亦善鬪以儀同三司將兵每深入多殺賊憚其勇號猛將太清妻有色瑒劫致于幕光弼命歸之不聽以卒環守復馳騎趨之射殺七人奪妻還太清懷恩怒曰公乃爲賊殺官卒邪光弼持法嚴少假貸初會軍汜水朔方將張用濟後至斬彘下懷恩心憚光弼自用濟誅常邑邑不樂及光弼與史思明戰邛山不用令以覆王師帝思其功召入爲工部尚書寵以殊禮代宗立拜隴右節度使未行改朔方行營節度以副子儀初肅宗以寧國公主下嫁毗伽闕可汗又爲少子請婚故以懷恩女妻之少子立號登里可汗而懷恩女爲可敦寶應元年帝召兵於回紇而登里可汗已爲史朝義所誘引衆十萬盜塞關中大震帝遣殿中監藥子昂勞之可汗因請見懷恩及其母有詔報可懷恩避嫌

不往帝賜鐵券手詔固遣乃行與可汗會太原可汗大悅遂請和
助討朝義即引兵屯陝州待師期於是雍王以元帥爲中軍拜懷
恩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之副乃與左殺爲先鋒時諸節度皆以
兵會次黃水賊堅壁自固懷恩陣西原多張旗檜使突騎與回紇
稍南出繚賊左舉旗爲應破賊壁死者數萬朝義擁精騎十萬來
援埋根決戰短兵接殺獲相當魚朝恩令射生五百擯矢注射賊
多死而陣堅不可犯馬璘怒單騎援旗直進奪兩盾賊辟易大軍
乘以入衆囂不止朝義敗斬首萬六千級禽四千餘人降者三萬
轉戰石榴園老子祠賊再敗自相蹂蹂死填尚書谷幾滿朝義輕
騎走懷恩進收東都河陽封府庫無所私釋賊所署許叔冀王佺
等衆皆按堵留回紇屯河陽使瑒及北廷兵馬將高輔成以萬騎
逐北懷恩常陞賊而次至鄭州再戰再捷賊帥張獻誠以汴州降
下滑州朝義至衛州與其黨田承嗣李進超李達盧合有衆四萬
據河以戰場濟師登岸薄之賊黨奔潰進次昌樂朝義逸僞帥達

盧降薛嵩李寶臣舉相衛深定等九州獻款朝義至貝州得其黨
薛忠義引衆三萬拒瑒於臨清賊氣盛瑒勒兵挫其鋒令高彥崇
渾日進李光逸設三伏以待賊半度伏發擊之朝義走會回紇以
輕騎至瑒卷甲馳之大戰下博賊背水陣師奔擊賊大崩積尸蔽
流而下朝義退守莫州於是都知兵馬使薛兼訓郝廷玉充鄆節
度使辛雲京會師城下朝義與田承嗣數挑戰不勝臨陣斬僞黨
敬榮朝義懼率殘衆奔幽州王師追躡朝義走平州自經死河北
平懷恩與諸將皆罷兵以功遷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令河北副元
帥朔方節度使加封戶四百初帝有詔但取朝義其它一切赦之
故薛嵩張忠志李懷仙田承嗣見懷恩皆叩頭願效力行伍懷恩
自見功高且賊平則勢輕不能固寵乃悉請裂河北分大鎮以授
之潛結其心以爲助嵩等卒據以爲患云未幾加太子少師增戶
五百第一區與一子五品官詔護回紇歸國道太原辛雲京內忌
懷恩又以其與回紇親疑可汗見龔閉關不敢擣軍懷恩旣父子

新立功舉河朔若拾遺名出諸將遠甚而為雲京所拒大怒表上其狀頓軍汾州使裨將李光逸以兵守祁李懷光據晉州張如岳據沁州高暉等十餘人自從會監軍駱奉先自雲京所歸雲京已厚結其權因言懷恩與可汗約反狀明白奉先過懷恩升堂拜毋母讓曰若與我兒約兄弟今何自親雲京然前事勿論自今宜如初酒酣懷恩舞奉先厚納以幣懷恩未及酬奉先亟辭去懷恩即遣左右匿其馬奉先疑圖已乘夜遁歸懷恩譙追與其馬奉先還具奏懷恩反狀懷恩亦請誅雲京奉先詔兩解之懷恩之過潞李抱玉贈以幣馬懷恩答之俄抱玉表懷恩私有所結廣德初進拜太保與一子三品一子四品官增封戶五百瑒與一子五品官封戶百仍賜鐵券以名藏太廟畫象凌煙閣又以瑒檢校兵部尚書朔方行營節度使然懷恩怏怏又性彊固不肯為讒毀屈無以自解乃上書陳情曰臣世本夷人少蒙上皇驅策祿山之亂臣以偏裨決死靜難杖天威神克滅彊胡思明繼逆先帝委臣以兵誓雪

國讎攻城野戰身先士卒兄弟死於陣子姓沒於軍九族之內十不一在而存者創痍滿身陛下龍潛時親搃師旅臣事麾下悉臣之愚是時數以微功已爲李輔國讒間幾至毀家陛下即位知臣負謗遂開獨見之明杜衆多之口拔臣於汧隴任臣以朔方游魂反幹朽骨再肉前日回紇入塞士人未曉京輔震驚陛下詔臣至太原勞問許臣一切處置因得與可汗計議分道用兵收復東都掃蕩燕薊時可汗在洛爲魚朝恩猜阻已失歡心及臣護送回紇雲京閉城不出潛使攘竊蕃夷怨怒彌縫百端乃得返國臣還汾州休息士馬雲京亦不使一介相聞畏臣劾奏故構爲飛謗以起異端陛下不垂明察欲使忠直之臣陷讒邪之黨臣所爲拊心泣血者也然臣之罪有六無所逃死往者同羅背逆以騷河曲兵連不解臣不顧老母從先帝於行在募兵討賊同羅奔殄是臣不忠於國罪一也斬子玠以令士衆捨天性之愛是臣不忠於國罪二也二女遠嫁爲國和親合從殄滅是臣不忠於國罪三也又與子

瑒躬履行陣志寧邦家是臣不忠於國罪四也河北新附諸鎮皆握彊兵臣之撫綏反側時定是臣不忠於國罪五也協和回紇戡定中原二陵復土使陛下勤孝兩全是臣不忠於國罪六也又言來瑱之誅不暴其罪天下爲疑四方奏請陛下皆云與驃騎議之可不出宰相詞言慢很帝一不爲嫌且欲其悔過故推心待之詔宰相裴遵慶臨諭詔旨因察其去就遵慶至懷恩抱其足泣且訴遵慶道帝所以不疑即勸入朝懷恩許諾副將范志誠諫以爲嫌隙成矣柰何入不測之朝獨不見來瑒李光弼乎二臣功高不賞瑒已及誅懷恩乃止欲使一子入宿衛志誠固止御史大夫王翊使回紇還懷恩慮洩其交通狀因留不遣即使瑒攻雲京雲京敗進攻榆次初帝幸陝顏真卿請奉詔召懷恩至是帝使往辭曰臣往請行時也今無及矣帝問故對曰頃陛下遊狄于陝臣見懷恩責以春秋義不奔問官守故懷恩來朝以助討賊則其辭順今陛下即宮京邑懷恩進不勤王退不釋衆其辭曲必不來矣然則

柰何曰今言懷恩反者獨辛雲京李抱玉駱奉先魚朝恩四人耳
自餘盛言其狂然懷恩將士皆郭子儀舊部曲陛下若以子儀代
之喻以逆順必相率而歸從之予儀至河中瑒攻榆次未拔追兵
于祁責其緩鞭之衆怒是夕偏將焦暉白玉等斬其首獻闕下懷
恩聞以告母母曰我戒汝勿反國家訓汝不淺今衆變禍且及我
柰何懷恩再拜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爲國殺此賊取其心以謝軍
中懷恩走乃與部曲三百北度河走靈武稍稍引亡命軍復振帝
念舊勳不加罪詔輦其母歸京師厚卹之以壽終又下詔拜懷恩
太保兼中書令大寧郡王罷餘官懷恩固惡不能改遂誘吐蕃十
萬入塞豐州守將戰死進掠涇邠祭來瑱墓度涇水邠寧節度使
白孝德禦之覆其陣懷恩泣曰曩皆爲我子反爲人致死於我入
侵奉天子儀拒退之永泰元年帝集天下兵防秋懷恩誘合諸
蕃號二十萬入寇吐蕃自北道逼醴泉搖奉天任敷鄭廷郝德自東
道寇奉先以窺同州羌渾奴刺自西道略蓋屋趣鳳翔京師震駭

詔子儀屯涇陽渾日進白光屯奉天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廷
玉屯便橋董秦屯東渭橋駱奉先李日越屯盤屋李抱玉屯鳳翔
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帝御六軍屯苑中下詔親征懷恩至
鳴沙病甚還死靈武部曲焚其尸以葬部將張韶徐璜王不能定
其軍皆前死范志誠統衆寇涇陽時諸屯堅壁大雨溪壑流潰賊
不得進吐蕃既持久又與回紇爭長更相疑莫適先進因焚廬舍
驅男女數萬去周智光邀戰澄城破之收馬牛軍資萬計回紇乃
詣子儀降請擊吐蕃自效子儀分兵隨之破其衆於涇州任敷走
羌渾詣李抱玉降始懷恩立功門內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及拒命士
不弛甲凡三年帝隱忍數下詔未嘗聲其反及死爲之惻然曰懷
恩不反爲左右所誤耳俄而從子名臣以千騎降大曆四年冊懷
恩幼女爲崇徽公主嫁回紇云

周智光少賤失其先系以騎射從軍起行間爲裨將魚朝恩鎮陝
州與相昵款數稱薦之累遷同華二州節度使永泰元年吐蕃回

紇党項羌渾奴刺衆十餘萬寇奉天智光邀戰澄城破之獲駝馬
軍貨萬計逐北至鄜州素與杜自免仇嫌時冕屯坊州家在鄜智光
入殺刺史張麟害冕宗屬八十人火民三千舍而去朝廷召懼不
赴更詔冕使梁州避讎冀其來愜然不聽命聚不逞數萬恣剽掠
以甘其欲結固之殺陝州監軍張志斌及前虢州刺史龐充初志
斌自陝入奏智光慢不爲禮志斌責之怒曰僕固懷恩豈反者邪
皆鼠輩弄威福趣之禍也我本不反今爲爾反遂叱斬志斌饗帳
下時崔圓自淮南納方物百萬泣頓其半天下貢奉輸漕劫留之
士必調當西者懼何詰間道走同者遣部將邀捕斬之代宗未暴
其罪命中使余元仙持詔拜堂堂左僕射既授詔恚語曰吾有大
功上不與平章事且同華地狹不足申脚若加陝虢商鄜坊五州
差可因言諸子皆鬻戶二百斤有萬人敵挾天子今諸侯非智光
尚誰可即歷詆大臣元仙震汗徐遺百縑遣之自立生祠俾其下
禮賽大曆二年帝詔郭子儀密圖之同華路閉詔書不能通乃召

子儀壻趙縱受口詔書帛內蜜丸遣家童走間道傳詔子儀得詔
聲言討之未行其衆大攜部將李漢惠自同州降子儀乃貶智光
澧州刺史聽百人隨身貸將吏一切不問尋爲帳下斬其首并斬
子元耀元幹來獻詔梟首皇城南街判官邵貴別將蔣羅漢並伏
誅救有司具儀告太清宮太廟七陵先是淮西李忠臣入朝次潼
關聞智光反率兵討之會敗忠臣因入華大掠自赤水至潼關畜
產財物皆盡官吏至衣紙自蔽累日不食者

梁崇義京兆長安人以旣量量業於市力能舒鉤後爲羽林射生事
來瑱沈默寡言瑱自襄陽朝京師分諸將戎福昌南陽瑱誅戎者
潰崇義自南陽勒衆還襄州與李昭薛南陽相讓爲長衆曰非梁
卿莫可遂搃其軍殺昭及南陽脅制衆心代宗因即拜節度使舉
七州兵二萬與田承嗣李正己薛嵩李寶臣相輔車根牙槃結然
獨以地編兵少法令最治折節遇士以自振襄漢間人識教義親
厚數諷入朝某日來公有大功畏闔豎讒遠巡舜召至代宗立不

待駕而朝即見族吾輩盈矣若何欲見上乎建中元年李希烈請討之崇義懼整飭軍旅男子郭昔上變事德宗欲示以信流昔遠方詔金部員外郎李舟諭旨初劉文喜之難舟奉詔入涇州俄而帳下斬文喜以聞四方傳舟能覆軍殺將反側者皆惡之舟至以入朝勸崇義崇義不悅明年遣使尉撫諸道舟復如崇義所遂不肯內請易它使更命給事中盧翰往崇義益不安跋扈甚諫者多死朝廷以不疑示天下乃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妻及子悉封賞賜鐵券擢其將藺杲爲鄧州刺史遣御史張著以手詔召崇義崇義使卒持滿乃受命杲奉詔不敢發詣崇義自言崇義對著號哭遂拒詔帝命李希烈率諸道兵進討崇義先攻江陵欲通黔嶺敗於四望而還殺希烈臨漢屯兵千餘希烈怒引兵循漢而上崇義使翟崇暉杜少誠戰蠻水折北至涑口大敗二將降希烈寵之使部降兵徇襄陽約百姓按堵崇義閉壁守者斬關出不可止乃與妻赴井死傳首京師希烈誅其親族及軍從臨漢役者三千人崇

義孫叔明養於李納後從劉悟爲昭義將從諫死遣進旌節有詔誅之

李懷光渤海靺鞨人本姓茹父常徙幽州爲朔方部將以戰多賜姓更名嘉慶懷光在軍積勞至開府儀同三司爲都虞候勇鷙敢誅殺雖親屬犯法無所回貸節度使郭子儀仁厚不親事以紀綱委懷光軍中畏之會母喪起兼邠寧慶都將德宗罷子儀副元帥以所部兵分諸將故懷光檢校刑部尚書爲寧慶晉絳慈隰等州節度使引衆城長武據原首臨涇水以扼吐蕃空道自是不敢南侵建中初楊炎欲城原州使懷光兼帥涇原遂其功原州宿將史抗溫儒雅等故子儀麾下嘗在懷光右及處其下意鬱鬱懷光因罪誅之由是涇軍迎畏劉文喜者因衆懼遂叛詔與朱泚討平之加檢校太子少師明年徙朔方節度使實封戶四百仍領邠寧時馬燧李抱真討田悅未克詔懷光以朔方兵萬五千并力懷光至魏未及營與朱滔等戰連篋山爲賊所敗悅因泆水灌軍燧等退

屯魏縣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益戶二百與酒等相持久不戰
帝狩奉天懷光率所部奔命方雨淖奮厲軍士倍道進自蒲津絕
河敗泚軍於醴泉將抵奉天前遣裨將張韶以蠟韜表隨賊攻城
叩壘呼曰我朔方使也縋而上比登身被數十矢時帝被圍急聞
之喜即持韶大號城上人心乃安又敗賊於魯店泚解圍去進加
副元帥中書令懷光爲人疏而復誦言宰相謀議乖刺度支賦斂
重京兆尹刻薄軍食天下之亂皆由此吾見上且請誅之或以告
王翺翺等計懷光大功上且訪以得失使其言入豈不殆哉遂
告盧杞杞即說帝曰懷光兵威已振逆賊破膽若席勝可一舉滅
賊今入朝則必宴勞留連賊得從容完備卒難圖也帝不得其情
因然之乃敕懷光屯便橋督諸將進討懷光自以徑千里赴難爲
姦臣根隔不得朝頗恚悵去屯咸陽明日李晟會陳濤斜壁壘未
具賊大至晟說懷光曰賊保宮死攻之良難今敢離窟穴與公薄
戰此天以賊賜公也懷光曰吾馬未秣士未飯可遽戰哉姑養吾

勇以待之晟不得已閉壁不出懷光數暴杞等罪帝為貶杞與趙
贊白志貞又劾奏中人翟文秀亦殺之以尉懷光然益自疑堅壁
八月不出戰屢詔使進軍以伺釁為解陰連朱泚初崔漢衡使吐
蕃求助兵尚結贊曰吾法進軍以本兵大臣為信今制書不署懷
光未敢前帝乃命翰林學士陸贄詣懷光議事懷光陳三不可且
言吐蕃舍人馬重英陷長安贊普責其不焚燹今其來必肆宿志
一不可彼云引兵五萬既用其人則同漢士儻邀我厚賞何以致
之二不可虜人雖來義不先用勒兵自固以觀成敗王師勝則分
功敗則圖變狡詐多端不可信三不可卒不肯署又嫚罵贄曰爾
何能興元元年詔加太尉賜鐵券懷光赫然怒曰凡疑人臣反則
賜券今授懷光是使反也抵于地時部將韓游瓌將兵衛奉天懷
光約令為變游瓌以聞數日又密書趣之門者捕送又遣將趙升
鸞為謀於奉天升鸞告渾瑊曰懷光遣達奚承俊少乾陵使我為內
應以脅乘輿瑊曰發其姦請帝使幸梁州帝令瑊戒嚴未畢帝自

西門出詔戴休顏守奉天懷光遣將孟廷寶惠靜壽孫福率輕騎趨南山糧料使張增遇之三人計曰吾屬以叛聞不如緩軍彼怒不過不吾將耳使增給衆曰由此東吾有見糧可食也廷寶等引而東縱卒大掠而百官遂入駱谷追帝不及還白懷光懷光怒悉罷其兵懷光乃奪李建徽陽惠元等軍屯好畤然其下稍稍攜貳泚始憚之至是欲遂臣懷光懷光怒告絕益不安乃引兵掠涇陽三原富平遂如河中留張昉守咸陽而孟涉段威勇擁兵降李晟韓游瓌殺所以邠州歸戴休顏自奉天令於軍曰懷光反乃城守有詔以懷光爲太子太保許其麾下擇功高者一人統其兵不奉詔懷光至河中取同絳二州按兵觀望京師平命給事中孔巢父中人啖守盈刃之皆爲懷光帳下所害於是繕兵嚴守帝乃遣渾瑊討之度支欲罷其軍歲中稟賜帝曰朔方軍累有功豈以懷光拒命而衆不被恩邪詔所司別貯縑錢須事定乃給瑊破同州屯軍不得進數爲懷光所血帝以河東節度使馬燧威名白著乃拜

副元帥與城及鎮國駱元光邠寧韓游瓌鄜坊唐朝臣會兵進討
燧拔絳州諸軍遂圍河中貞元元年八月朔方部將牛勣斬懷
光傳首以獻年五十七帝念其功詔許一子嗣賜莊第各一區聽
以禮葬妻王徙澧州初懷光死其子瑋盡殺其弟乃死故懷光無
後五年詔曰懷舊念功仁之大也興滅繼絕義之至也昔蔡叔圻
族周封其子韓信千紀漢爵其孥侯君集不率太宗存其祀考先
王之道烈祖之訓皆以刑佐德俾人嚮方曩者盜臣竊發朕狩近
郊懷光夙駕千甲奔命行在假雷霆之威破虎狼之衆守節靡終
潛構禍胎大戮所加自貽伊戚孤魂無歸懷之怛然宜以外孫燕
賜姓李名曰承緒以左衛率府胄曹參軍繼懷光後仍賜錢百萬
置田墓側以備祭享還妻王使就養云

陳少游博州博平人幼習老子莊周書爲崇玄生諸儒推爲都講
有媚者欲對廣而不切問以屈少游及升坐音吐清辯據引淹該問
窮而對有餘大學士陳希烈高其能旣擢第補南平令治有聲累

遷侍御史回紇糧料使加檢校職方員外郎充使檢校郎官自少
游始僕固懷恩表署河北副元帥判官遷晉鄭二州刺史少游長
權變所至一切幹濟賄謝權幸以是數遷李抱玉表澤潞副使爲
陳鄭留後永泰中復奏爲隴右行軍司馬擢桂管觀察使少游不
樂遠去規徙近鎮時宦官董秀有寵掌樞近少游乃宿其里候歸
休入謁因鄙語詭謂秀曰七郎親屬幾何月費幾何秀謝曰族甚大
歲用常過百萬少游曰審如是奉入不足爲數日費當數外營乃
辦耳吾雖不才請獨取濟歲輸錢五千萬今具其半請先入之秀
大喜與厚相結少游因泣曰嶺南瘴癘恐不得生還見顏色秀遽
曰公美才不當遠出請少待時少游已納賂元載子仲武於是內
外更薦之改宣歙池觀察使大曆五年徙浙東封潁川縣子遷准
南節度使喜譎數行小惠羣吏任職三摠藩皆天下富饒處以是
斂求貿易無虛日積財寶巨億萬初結元載賂金帛歲無慮十萬
緡又事宦官駱奉先劉清潭吳承倩及秀故能久其任後載以過

見疑少游亦疏之載子伯和謫揚州少游陽善之陰奏其罪代宗以爲忠建中初朝廷經費不充始請本道稅錢千增二百鹽斗加百錢度支因請諸道並增焉李納拒命少游出師收徐海等州俄棄之退屯盱眙累進檢校尚書左僕射賜封戶三百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宰相關播盧杞與少游有雅故故驟兼台司德宗幸奉天度支汴東兩稅使包佶寓揚州所儲財賦八百萬緡將輸京師少游意朱泚勢盛不遽平欲脅取其財使判官崔頴就佶索文簿貸二百萬緡佶以非敕命拒之頴怒曰君善得爲劉長卿不爾爲崔衆矣長卿嘗任租庸使爲吳仲孺所囚崔衆以倨李光弼被殺故頴以爲言佶謁少游欲諫止不得語即遣去於是財用悉爲少游所掠佶奔白沙少游遣幕中房孺復召之佶齎走度江伏妻子案牘中以免佶有禦遏兵三千令高越元甫將焉少游奪之能隨佶者至上元復爲韓傀所留佶但諸史如江鄂州以表內蠟丸以間會少游使至帝詰其事辭以不知時禍難煽結帝未能制

乃曰少游國守臣取佶之財防它盜耳庸何傷遠近聞之咸稱帝
得其機云少游聞之果自安不疑李希烈陷汴聲言襲江淮少游
懼遣參謀温述送款曰寡壽舒盧既韜刃卷鎧惟君命又使巡
官趙詵如鄆州厚結李納希烈僭號遣將楊豐齎偽赦令送少游
壽州刺史張建封邏得之斬豐以偽赦送行在會佶入朝具言少
游脅財賦狀少游慙上表言所取以贍軍興請償之而州府殘破
不能償乃與腹心吏設法重稅民皆苦之劉洽取汴州得希烈偽
起居注書某月日陳少游上表歸順少游聞羞悸發病死年六十
一贈太尉

贊曰懷恩與賊百戰闔宗死事至四十六人遂汎掃燕趙無餘埃
功高威重不能防患凶德根于心弗得其所輒發果於犯上惜哉
其母拔刀逐賊烈婦人也懷光提萬衆振天子於難一爲讒人所
沮忿戾不自還身首殊分然讒人亦可疾矣所謂交亂四國者也

李錡淄川王孝同五世孫以父國貞蔭調鳳翔府參軍貞元初遷

至宗正少卿嘗與卿李幹爭議錡以直不坐德宗兩置之自雅王
傳出爲杭湖二州刺史方李齊運用事錡以賂結其歡居三歲遷
潤州刺史浙西觀察諸道鹽鐵轉運使多積奇寶歲時奉獻德宗
昵之錡因恃恩鰲橫天下擢酒漕運錡得專之故朝廷用事臣錡
以利交餘皆乾沒于私國計日耗浙西布衣崔善貞上書闕下暴
其罪帝械以賜錡錡豫後大坎至則并械瘞坎中間者切齒錡得
志無所憚圖久安計乃益募兵選善射者爲一屯號挽硬隨身以
胡奚雜類虬須者爲一將號蕃落健兒皆錡腹心粟給十倍使號
錡爲假父故樂爲其用帝於是復鎮海軍以錡爲節度使罷領鹽
鐵轉運錡喜得節而忘其權去暴踞日甚屬吏死不以過甚衆又
逼汚良家寮佐力諫不能得遽遁去憲宗即位不假借方鎮故倔
彊者稍稍入朝錡不自安亦三請覲有詔拜尚書左僕射以御史
大夫李元素代之中使馳驛勞問兼撫慰其軍錡署判官王澹爲
留後錡無入朝意稱疾遷延不即行澹及中使數趣之錡不悅乘

瞻視事有所變更者諷親兵圖澹因給冬服錡坐幄中以挽硬蕃
落自衛澹與中使入謁既出衆持刃嫚罵殺澹食之監軍使遣牙
將趙琦慰諭又食之以兵注中使頸錡陽驚扈解乃囚別館蕃落
兵薛頡主之挽硬兵李鈞主之又以公孫玠韓運分摠餘軍室五
劔授管內鎮將令殺五州刺史屬別將庾伯良兵三千築石頭城
謀據江左常州刺史顧防用其客李雲謀矯詔稱招討副使殺鎮
將李深傳檄蘇杭湖睦四州同討錡湖州辛祕亦殺鎮將趙惟忠
而蘇州李素爲鎮將姚志安所執釘舷上獻於錡錡敗而免憲宗
以淮南節度使王鐔爲諸道行營兵馬招討處置使中官薛尚衍
爲都監招討宣慰使發宣武武寧武昌淮南宣歙江西浙東兵自
宣杭信三州進討初錡以宣州富饒遣四院隨身兵馬使張子良
李奉仙田少卿領兵三千分下宣歙他錡甥裴行立雖預謀而欲
効順故相與約還兵執錡行立應於內子良等既行其夕諭軍中
曰僕射反矣精兵四面皆至常湖鎮將干首通衢勢感且敗吾輩

徒死不如轉禍希福部衆大悅遂迴趣城行立舉火内外合謀行
立攻牙門錡大驚左右曰城外兵馬至錡曰何人邪曰張中丞也
錡怒甚曰門外兵何人也曰裴侍御也錡拊膺曰行立亦叛吾邪
跣足逃于女樓下李鈞引兵三百趨出庭院格鬪行立兵貫出其
中斬鈞傳首城下錡聞之舉族慟哭子良以監軍命曉諭城中逆
順且呼錡束身還朝左右以幕縋而出之錡以僕射召數日而反
狀至下詔削官爵明日而敗送京師神策兵自長樂驛護至闕下
帝御興安門問罪對曰張子良教臣反非臣意也帝曰爾以宗臣
爲節度使不能斬子良然後入朝邪錡不能對以其曰與子師回
胥斬于城西南年六十七戶數日帝出黃衣二襲葬以庶人禮擢
子良檢校工部尚書左金吾將軍封南陽郡王賜名奉國田少卿
檢校左散騎常侍左羽林將軍代國公李奉仙檢校右常侍右羽
林將軍邠國公裴行立泌州刺史贈王澹給事中趙琦和州刺史
崔善貞睦州司馬削錡屬籍從弟宋州刺史銛通事舍人銑從子

師偃流嶺南

贊曰語曰出入之吝謂之有司賤之也德宗平朱泚京師府藏耗竭諸道始有進奉助經費而詔書亦往往宣索於天下以人主規規財利下行有司之事天下無事賦取猶不息劍南江西有日月之進杜亞劉贊王緯及錡歲時進奉以固其寵號稱賦外羨餘又亦託中旨以盜庫物然獻纔十二三餘皆私之江淮以南物力大屈人人惓然忘生貞元以後中官市物都下謂之官市不持符牒口含詔命取濫縑惡布紅紫之倍其估裂以償直市之良賈精貨皆逃去不出列屢閉者惟粗雜苦窳而已又有彊驅入禁中罄所車輦賣者不平因共歐笞之蒼頭女奴名馬工車惴惴常畏捕取而德宗蔽於左右前後莫知也故善貞因錡并論其事卒不知錡顯鹽鐵之利以養兵圖叛曾不及庸有司之吝遠甚

叛臣列傳第一百四十九上

唐書卷之百九十一

十一

三

叛臣列傳第一百四十九下

唐書二百二十四下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直學士宋祁奉

敕撰

李忠臣本董秦也幽州薊人少籍軍以材力奮事節度使薛楚玉張守珪安祿山等甄勞至折衝郎將平盧軍先鋒使劉正臣殺僞節度呂知晦擢秦兵馬使攻長楊戰獨山襲榆關北平殺賊將申子貢榮先欽執周釗送京師從正臣赴難復敗李歸仁李咸白秀芝等潼關失守秦整軍北還奚王阿篤孤初引衆與正臣合已而給約皆攻范陽至后城夜乘間襲秦秦接戰敗之追奔至溫泉山禽首領阿布離斬以鬻鼓至德二載節度使王玄志使秦率兵三千自雍奴桴葦絕海擊賊將石帝廷烏承洽轉戰累日拔魯城河間景城收糧貲以實軍又與田神功下平原樂安禽僞刺史以獻於是防河招討使李銑承制假秦德州刺史史思明自歸河南節度使張鎬督秦軍合諸將平河南州縣與裨將陽惠元破安慶緒

將王福德於舒舍肅宗下詔褒諭令屯濮州又徙韋城從郭子儀圍相州軍潰秦至滎陽破賊將劼釭取糧艘二百於以餉汴軍未幾授濮州刺史屯杏園渡許叔冀以汴下史思明秦力屈亦降思明撫背曰始吾有左手得公今完矣與俱寇河陽秦夜挈五百人冒圍歸李光弼詔加殿中監封戶二百召至京師賜今氏名給良馬甲第時陝西神策兩節度使郭英乂衛伯玉屯陝故以忠臣爲兩軍兵馬使戰永寧莎柵與賊將李感義等數十遇皆破之淮西節度使王仲昇爲賊執以忠臣爲汝仙蔡六州節度使兼安州合諸軍平東都進御史大夫回紇可汗旣歸留其下安恪石帝廷居河陽守質廩因是招亡命爲盜道路畏溢詔忠臣討定之吐蕃犯京師天子追兵秦方宴鞠場使者至即整師引道諸將白須良日忠臣怒曰君父在難方擇日救患乎時召兵無先忠臣至者代宗嘉之加李道觀察使賚與倍等周智光爲帳下所殺忠臣提兵入華州所過大掠自赤水距潼關二百里無居人大曆五年加蔡州

刺史陝虢李國清爲下所逐掠府庫國清徧拜諸將乃免會忠臣
入朝次陝詔訊于衆衆懼忠臣不敢搖即圍棘約士投所掠物圍
中一日盡獲討李靈耀也戰西梁固敗之復與馬燧軍合敗賊于
汴州田悅以援兵三萬屯汴郭忠臣勒裨將李重倩夜率百騎襲
之貫其營而還殺數十百人悅聞道走靈耀開城亡去軍遂潰以
忠臣爲汴州刺史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西平郡王
忠臣資婪香嗜色將士婦女逼與亂所至人苦之以女弟妻張惠
光用爲牙將恃勢殘克或白忠臣不之信又以惠光子居牙下愈
橫肆十四年大將李希烈因衆怒與少將丁暉賈子華等共斬惠
光父子以兵脅逐忠臣跳奔京師帝素寵之不責也復授檢校司
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奉朝請德宗立散騎常侍張涉以贓得罪
帝怒不赦涉故侍讀東宮者忠臣曰陛下貴爲天子先生以乏財
觸法非過也帝意解免涉歸田里湖南觀察使辛京杲私怒部曲
殺之有司劾當死忠臣曰京杲應死久矣帝問故對曰京杲諸父

戰某所死兄弟戰某所死渠從行獨得存以故知之帝悽然悟釋
之下除王傳忠臣鱉直不通書帝嘗謂卿耳大真貴非對曰臣聞
驢耳大龍耳小帝喜其野而誠然既失兵怫鬱不顧藉朱泚反僞
署司空兼侍中泚攻奉天以忠臣居守泚敗繫有司與其子俱斬
喬琳并州太原人少孤苦志學擢進士第性誕蕩無禮檢郭子儀
表為朔方府掌書記與聯舍畢曜相掉訐貶巴州司戶參軍歷果
綿遂懷四州刺史治寬簡不親事嘗謂錄事參軍任紹業曰子綱
紀一州能劾刺史乎紹業出條所失示之齋曰能知吾失御史材
也琳素善蒲人張涉涉以國子博士侍太子讀太子即位召訪政
事不淹日詔入翰林遷散騎常侍薦琳任宰相乃拜御史大夫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天下矍然駭之琳年高且聵每進對失次所言
不厭帝旨在位閱八旬以工部尚書罷帝由是亦踈涉琳從幸奉
天再遷太子少師進幸梁州次藍屋詭言馬殆不進帝素以舊老
禮之給乘輿馬辭病力帝賜所執策曰勉為良圖與卿別矣不數

日祝髯髮舍仙游佛廬泚聞遣數十騎取之署吏部尚書令姻家源休衣以朝服食以肉琳亦不辭士有訐官非便者琳曰子謂此選便乎及收京師李晟憫其老表貫死帝曰琳故宰相失節背義不可赦臨刑歎曰我以七月七日生以此日死非命耶時又有蔣鎮者例子也與兄鍊俱以文辭顯擢賢良方正科累轉諫議大夫大曆中淫雨壞河中鹽池味苦惡韓滉判度支慮減常賦妄言池生瑞鹽王德之美祥代宗疑不然命鎮馳驛按視鎮內欲結滉故實其事表置祠房號池曰寶應靈慶云再進工部侍郎妹婿源溥者休弟也故鎮與休交此叛胤于鄆傷足不能進泚先得鍊而鎮左右逃歸語所在源休聞白泚以二百騎求得之知不免懷刃將自刺鍊止之復謀出奔懦不決中朝臣遁伏者休多所誅殺賴鎮救原十五初泚與弟渙在安史時皆汙僞官鍊兄弟復屈節于賊云高駢字千里南平郡王崇文孫也家世禁衛幼頗脩飭折節爲文學與諸儒交硜硜譚治道兩軍中人更稱譽之事朱叔明爲司馬

有二鵬並飛駢曰我且貴當中之一發貫二鵬焉衆大驚號落鵬侍御後歷右神策軍都虞候党項叛率禁兵萬人戍長武是時諸將無功唯駢數用奇殺獲甚多懿宗嘉之徙屯秦州即拜刺史兼防禦使取河渭二州略定鳳林關降虜萬餘人咸通中帝將復安南拜駢爲都護召還京師見靈臺殿於是容管經略使張茵不討賊更以茵兵授駢駢過江約監軍李維周繼進維周擁衆壁海門駢次峯州大破南詔蠻收所獲贍軍維周忌之匿捷書不奏朝廷不知駢問百餘日詔問狀維周効駢玩敵不進更命右武衛將軍王晏權往代駢俄而駢拔安南斬蠻帥段酋遷降附諸洞二萬計晏權方挾維周發海門檄駢北歸而駢遣王惠贊傳酋遷首京師見艫艫其盛乃晏權等惠贊懼奪其書匿島中間關至京師天子覽書御宣政殿羣臣皆賀大赦天下進駢檢校刑部尚書仍鎮安南以都護府爲靜海軍授駢節度兼諸道行營招討使始築安南城由安南至廣州江漕梗險多巨石駢募工剡治由是舟濟安行

諸餉畢給又使者歲至乃鑿釜道五所置兵護送其徑青石者或傳馬援所不能治既攻之有震碎其石乃得通因名道曰天威云加檢校尚書右僕射駢之戰其從孫濬常先鋒冒矢石以勸士駢徒節天平薦濬自代詔拜交州節度使僖宗立即其軍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南詔寇嵩州掠成都徙駢劍南西川節度乘傳詣軍及劍門下令開城縱民出入左右諫寇在近脫大掠不可悔駢曰屬吾在安南破賊三十萬驃信聞我至尚敢邪當是時蠻攻雅州壁盧山間駢至亟解去駢即移檄驃信勒兵從之驃信大懼送質子入朝約不敢寇蜀有突將分左右二廂廂有虞候詔火督盜賊有兵馬虞候主調發駢罷其一各置一虞候又以蜀兵孱弱詔蠻新定人未安業罷突將月稟并餐錢約曰府庫完當如舊又團練兵戰者厚其衣稟不團練者但掌文書倉庫衣稟減焉駢曰皆王卒命均之戰士大望于時天平昭義義成戎軍合蜀兵凡六萬駢之自將出屯也突將亂乘門以入駢匿於園求不得天平軍聞變其校

張桀以士五百格戰不勝監軍慰撫之皆曰州雖更變亂戶口尚完府庫方實公削軍稟以自養不堪其虐故亂監軍懼講解之取役夫數百名叛卒藉斬其首乃定駢徐出以金帛厚賞士開府庫悉還其衣稟然密籍所給姓名夜遣牙將覈殺之夷其族雖孕者不貰投尸于江有一婦方踞而乳子將就刑媪傷之疑其畏死謂曰以子丐我一詣曹司也婦蹶起曰我知之且飽吾子不可使以飢就戮也見刑者拜曰渠有節度使奪戰士食一日忿怒淫刑以逞國家法令何有也我死當訴于天使此賊闔門如今日寃也逮死神色晏然留人間者為垂泣駢復錄突將戍還者九名貯器中意不擇則探之或十或五授將李劼全斬使親吏王殷說駢曰突將在行者初不知謀公當赦之駢悅投丸池中人乃安蜀之士惡成都城歲壞駢易以磚甃障堞完新負城丘陵悉貌平之以便農桑訖功筮之得大畜駢曰畜者養也濟以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吉孰大焉文宜去下存上因名大立城進檢校司徒封燕國公徙荆

南節度梁纘者本以昭義兵西戍駢表隸麾下王仙芝之敗殘黨
過江帝以駢治鄆威化大行且仙芝黨皆鄆人故授駢鎮海節度
使駢遣將張濛與纘分兵窮討降其驍帥畢師鐸數十人賊走嶺
表帝美其功加諸道行營都統鹽鐵轉運等使又詔駢料官軍義
營鄉團歸其老弱傷夷裁制軍食刺史以下小罪輒罰大罪以聞
賊更推黃巢南陷廣州駢建遣濛以兵五千屯郴扼賊西路留後
王重任以兵八千並海進援循潮自將萬人繇大庾擊賊廣州且
請起荆南王鐸兵三萬壁桂永以邕管兵五千壁端州則賊無遺
類帝納其策而駢卒不行俄徙淮南節度副大使駢繕完城壘募
軍及土客得銳士七萬乃傳檄召天下兵共討賊威震一時天子
倚以爲重廣明初濛破賊大雲倉詐降巢巢不意其襲遂大奔引
殘黨壁上饒然衆亡幾會疫癘起人死亡濛進擊之巢大懼以孟
昭濛騰書於駢丐歸命駢信之許爲求節度當此時昭義武寧義
武兵數萬赴淮南駢欲專己功即奏賊已破不須大兵有詔班師

巢知兵罷即絕駢請戰擊殺隣乘勝度江攻天長始巢在廣州求天平節度宰相盧攜善駢以有討賊功不肯赦巢與鄭畋爭于朝故巢怨不得節度而駢聞議不一亦不平至是欲縱賊以聳朝廷然後立功畢師鐸諫曰朝廷所恃誰易於公制賊要害莫先淮南今不據要津以滅賊使得北度必亂中原駢矍然下令將出師嬖將呂用之畏師鐸有功諫曰公勲業極矣賊未殄朝廷且有口語况賊平挾震主之威安所稅駕不如觀釁求福爲不朽資也駢入其計託疾未可以出屯嚴兵保境巢據滁和去廣陵纔數百里乃求援陳許巢逼揚州衆十五萬駢將曹全晟以兵五千戰不利壁泗州以待援駢兵終不出賊北趨河洛天子遣使者促駢討賊冠蓋相望也俄而兩京陷天子猶冀駢立功眷寄未衰詔刺史若諸將有功自監察御史至常侍許墨制除授尋進檢校太尉東面都統京西北神策軍諸道兵馬等使會二雉唯署寢占者曰軍府將空駢惡之悉兵出營東塘舟二千艘戈鎧完銳日討金鼓以侈

士志與浙西節度使周寶檄欲連和而西寶大喜有謂寶彼欲并
江東爲孫策三分計寶未之信俄而駢請寶至軍議事寶怒辭疾
不出覺隙遂構駢屯東塘百日託以寶及浙東劉漢宏將爲不利
乃還以應其變帝知駢無出兵意天下益殆乃以王鐸代爲都統
以崔安潛副之詔韋昭度領諸道鹽鐵轉運使加駢侍中增實戶
一百封渤海郡王駢失兵柄利權攘袂大詬即上書謾言不恭詆
鐸乃敗軍將而安潛狼貪有如橈敗詒千古之悔又引更始刮席
子嬰軹道事以激帝帝怒下詔切責當此時王室微不絕如帶駢
都統三年無尺寸功幸國顛沛大料兵陰圖割據一旦失勢威望
頓盡故肆爲醜悖脅邀天子冀復故權而吳人顧雲以文辭緣澤
其效偃然無所忌畏又請帝南幸江淮會平賊駢聞縮氣悵恨部
下多叛去鬱鬱無聊乃篤意求神僊以軍事屬用之用之者鄱陽
人卞爲高僧往來廣陵得諸賈之驩旣孤依舅家盜私其室亡命
九華山事方士牛弘微得役鬼術賣藥廣陵市始詣駢親將俞公

楚驗其術因得見駢畧幕府稍補右職用之既少賤具知閭里利
病吏得失頗班班言政事以將左道駢愈器之乃廣樹朋黨刺知
駢動息持金帛還結左右日爲誕妄以動駢又薦狂人諸葛殷張
守一爲長年方並署牙將初殷將見用之給曰上帝以公爲人臣
慮機事廣廢使神人來備羽翼且當以職廢之明日殷以褐衣見
辯詐無窮駢大譙號葛將軍其陰狡過用之遠甚有大賈居第華
壯殷求之不得謂駢曰城中且有妖當築壇禳卻之因指賈居駢
敕吏即日驅徙殷入居之駢造迎仙等樓皆度高八十尺餽以金
珠璆玉侍女衣羽衣新聲度曲以擬鈞天薰齋其上祈與仙接用
之自謂與僊真通對駢吐咤風雨或望空顧揖再拜語言俚近左
右或竊議輒殺之後無敢出口者蕭勝納賄用之求鹽城監駢不
肯用之曰仙人言鹽城有寶劍須真人取之唯勝可往駢許諾數
月勝獻銅匕首用之曰此北帝所佩也得之者兵不敢犯駢寶秘
之常持以坐起用之憚其術窮且見詰乃刻青石手板爲龍蛇隱

起文曰帝賜駢使人潛植机上駢得之大喜爲寓鵠廷中設機關
觸人則飛動駢衣羽服乘之作仙去狀用之懼有適其姦者乃曰
仙人當下但患學者具氣虧沮耳駢始棄人間事絕妾媵雖將吏
不得見客至先遣薰濯詣方士祓除謂之解穢少選即引去自是
內外無敢言者惟梁纘屢爲駢言駢不聽纘懼解所領兵駢還其
軍於昭義纘不復事矣用之既自任淫刑重賦人人思亂乃擢發
吏百餘號察子厚稟食令居衢闕間凡民私閱隱語莫不知道路
箝口誅所惡者數百族又募卒二萬爲左右鎮邪軍與守一分總
置官屬如駢府用之每出入駟御至千人建大第軍胥營署皆備
建百尺樓託云占星實窺伺城中之有變者左右姬侍百餘皆娟
秀光麗善歌舞巾幘束帶以待月二十宴其費仰於民不足至苛
留度支運物誘人上變則許入貲產贖罪俞公楚數規戒其失不
聽姚歸禮謀殺之弗克用之因譖二人於駢使以驍雄兵三千督
盜於外密使兵襲之舉師殲焉駢從子虞密疏用之罪諫駢曰不

除之高氏且無種駢怒命左右扶出以狀授用之用之誣瀆貪賁不能滿故妄言因出瀆筆驗之駢敕吏禁瀆出入俄署舒州刺史未幾爲下所逐用之構之也駢使人殺瀆嗣襄王煜之亂駢上書勸進僞假駢中書令諸道兵馬都統江淮鹽鐵轉運使以用之爲嶺南節度使駢之觖望至是大喜貢賦不絕用之始開府置官屬禮與駢均矣以鄭杞董僅吳邁爲腹心駢之親信皆偏使附已政事未嘗關決駢駢內悔欲收其權不能也用之問計於杞僅謀請駢齋於其第密縊之給爲昇天事不克光啓三年蔡賊孫儒兵略定遠聲言涉淮壽州刺史張翱奔告駢命畢師鐸率騎三百戍高郵師鐸者故仙芝黨以善騎射稱駢敗巢于浙西用其力故寵待絕等用之厚啖以利欲其諧附然不肯情師鐸有妾美用之請見不可徂其出觀焉怒而棄之內忿懼爲子結婚於高郵將張神劍陰倚爲援朱全忠方攻秦宗權駢慮其奔突使師鐸率兵踰都梁山不見賊還師鐸見駢府宿將多以讒死憂其用之益加禮師鐸

愈恐謀於神劍神劍不然其言而猜嫌日結用之亦慮其變內欲除之亟請罷屯其母密擿師鐸使去曰母顧家室師鐸憂未知所出而駢子怒用之專恣覲師鐸與諸將發其姦遣使謂師鐸曰用之欲因此行圖君既授書神劍矣君其備之師鐸驚軍中稍稍傳言諸將介而見請殺神劍并其軍驅市人以濟亂師鐸曰不可我若重擾百姓復一用之也鄭漢璋素與我善兵精士彊以用之事常不平今若告之謀彼必喜則事濟矣衆然之神劍未知方椎牛醜酒且將犒師師鐸潛師夜出土皆絳繒抹首且行且掠漢璋聞以麾下出迎師鐸諭以計大喜留其妻守准口帥兵及亡命數千至高郵見神劍詰其變神劍辭不知師鐸語稍侵神劍瞋目曰大夫何晚計彼一妖人前假嶺南節不肯行志圖淮海令君既奪魄彼一日得志吾能握刀頭北面事之邪吾前未量君意故不出口尚何疑漢璋喜取酒割臂血而盟推師鐸爲大丞相作誓告神乃移檄州縣以誅呂用之張守一諸葛躬爲名神劍以高郵兵諸

校倪詳遠並以天長子弟會唐宏爲先鋒駱玄真主騎趙簡主徒
王卽爲殿得勝兵三千將發神劍中悔繆曰公兵雖精然城堅旬
日不下則糧乏衆心搖矣神劍請按軍高郵爲公聲援而督糧道
師鐸曰民稟尚多何患資儲城中攜離無關志何事聲援君意不
行孰敢違漢璋內忌神劍恐不爲己下勸許其計約城破王帛子
女共之其四月兵傅城營其下城中駭亂用之分兵守且自督戰
令曰斬一級賞金一餅士多山東人堅悍頗用命師鐸懼退舍自
固用之稍堙塞諸門駢登延和閣聞囂其左右告之故大驚召用
之問狀徐曰師鐸衆思歸爲門衛所軋隨已處置不爾煩立女一
符耳駢曰吾覺爾之誕多矣善自爲之勿使吾爲周寶也時寶已
爲下所逐出奔云用之慙不復有言師鐸見城未下頗懼求救於
宣州秦彥約事平迎以代駢駢數責用之曰始吾以心腹任君君
御下無方卒誤我今百姓饑饉不可虐用當遣大將齎吾書諭之
使罷兵用之疑諸將不爲用以其黨許戲奉書往始師鐸意駢令

宿將勞軍因得口陳用之罪及戡至大怒曰梁纘韓問安在若何庸來即斬之乃繫書射城內用之不發即火之它日以甲士百人入謁駢黠匿內寢少選乃出叱曰得非反邪命左右驅出用之至南門舉策曰吾不復入是矣始與駢貳師鐸壁揚子發民廬舍治攻具用之大索居人馬及丁壯驍將以長刀擁脅乘城晝夜不得息又疑爲閒數易區處家有饑餉皆相失至飢死者相枕藉駢召大將古鏐齊師鐸母書及其子出諭師鐸遣子還曰不敢負恩朝斬凶人夕還屯願以妻子爲質駢恐用之屠其家乃收置署中會秦彥遣秦稠率兵與師鐸合攻益急守陴者夜焚南柵以應于外師鐸入守將張全迺戰死用之距三橋殺傷相當駢從子傑率牙兵將執用之以昇師鐸左鎮邪兵復斷其後用之懼乃出奔駢召梁纘謝曰初不用子計以及此庸何追授以兵使保子城遲明師鐸縱火大掠駢乃命徹備改服須其入師鐸見延和閣駢待之如賓即署師鐸節度副使漢璋神劍以次授署秦稠封府庫以待師

鐸去丞相號于時何衛未謹駢愛將申及說駢曰逆人兵少弛願
奉公夜出發諸鎮兵還刷大恥賊不足平也若不決則及將不得
侍公因泣下駢恠怯不能用其策及乃匿去師鐸誅用之支黨數
十使孫約迎秦彥彥者徐州人本名立隸伍籍乾符中以盜繫獄
且死夢諱曰秦彥而從我去寤而視械破因得亡命即名彥聚徒
百人殺下邳令取其貲入黃巢黨中既敗與許勅降駢累表和州
刺史中和初宣歙觀察使竇滂病彥襲而代之師鐸之召彥也或
計曰足下向誅妖人故下樂從今軍府已安宜還政高公足下身
典兵權在掌握四隣聞之不失大義諸將未敢謀也若令彥為帥
兵非足下有也且秦稠封府庫勢已相疑足下如厚德彥宜以金
玉子女報之勿聽度江假足下能下彥楊行密夕聞而朝必至師
鐸不決以告漢璋漢璋曰善師鐸出駢囚南第稠麾下求無厭燒
貢奉樓數十楹取珍寶始駢自乾符以來貢獻不入天子貲化負山
積私置郊祀元會供帳什器殫極功巧至是為亂兵所剽略盡師

鐸徙駢東第禽諸葛躬嘗下得金數斤百姓交唾拔須髮無遺再
縊乃絕仇家睨其目云市人投瓦礫擊尸俄而成冢駢出金遺守
者師鐸知之加兵苛督復入囚署中子弟十餘人同幽之顧雲入
見駢猶自若曰吾復居此天時人事必有意師鐸復推立之用
之既出以兵攻淮口未下鄭漢璋擊之遂奔天長初用之詐爲駢
書召兵於廬壽城陷而揚行密兵萬人次天長用之自歸張神劍
求賂於師鐸辭以彥未至神劍怒與別將高霸將攻師鐸彥之來
召池州刺史趙錕守宣自將入揚州稱節度使以師鐸爲行軍司馬
居用之第不得在牙中師鐸怏怏失志行密與神劍等連和自江
北至槐家橋柵壘相聯彥登城望之色沮乃授鄭漢璋唐宏等兵
屯門樵蘇道絕食且乏糲及師鐸以勁卒八千出戰大敗糲死之
士奔溺死者十八彥大出金求救於張雄雄引兵至東塘得金不
戰去彥使師鐸率兵二萬陣城下漢璋爲前鋒宏次之駢立真樊約
又次之師鐸王朗以駢爲左右翼旣成列久之行密乃出委輜重

于壁以言羸兵守之伏精卒數千其旁行密先犯玄眞短兵接爲北
師鐸諸軍奔其壁爭取金玉貨糧伏謀而出行密引輕兵躡其尾
俘殺旁午橫尸十里師鐸等奔還玄眞戰死師鐸雅倚玄眞驍敢
能拒敵旣失之惋沮彌日不復議出戰矣駢久囚拘供億窘狹羣
奴徹延和閣闌楯爲新煮革帶以食駢召幕府盧澆曰予粗立功
比求清淨非與此世爭利害今而及此神道何望邪涕下不能已
師鐸旣敗慮駢內應有女巫王奉仙謂師鐸曰楊州災有大人死
可以厭彥曰非高公邪命左右陳賞等往殺之侍者白有賊駢曰
此必秦彥來正色須之衆入駢罵曰軍事有監軍及諸將何據
爾衆辟易有奮而擊駢者曳廷下數之曰公負天子恩陷人塗炭
罪多矣尚何云駢未暇荅仰首如有所伺即斬之左右奴客遁歸
行密行密舉軍縞素大臨而祭獨用之縗服哭三日彥屢敗軍氣
摧喪與師鐸抱膝相視無它略更問奉仙賞罰輕重比自出彥遺
漢璋擊神劍破之神劍奔高郵漢璋欲窮追會大雨還行密以城

尚堅師且老議解去用之裨將晨伏兵西壕伺守者休代引而登
殺數十人于門以招外兵守軍亦厭苦皆委兵潰師鐸與其家及
彥奔東塘人爭出相騰藉死壕漸生幾滿王即踣而殞行密旣入殺
梁績于牙門以不死高氏難韓問聞之赴井死居人癩憒奄奄兵
不忍加暴反斥餘糧救之彥師鐸與唐宏倪詳焚白砂將度江會
秦宗權使孫儒引兵三萬龍襄揚州次天長彥等與之合還攻行密
取行密輜重牛羊數千計儒以食之乃屠高郵據之張神劔奔還
行密授之館而高郵戍兵七百潰而來行密疑有謀悉擊殺之因
殺神劔用之始詐行密曰無下有瘞金五千斤事平願備一日乏
行密掘地無埋金但得銅人三尺身桎梏釘刺其口刻駢名於背
蓋用蠱獸駢也行密責其罪并張守一斬于三橋妻子皆死著其
罪于路儒攻城未得志慮彥師鐸有異謀稍并其兵唐宏度不免
即告儒曰師鐸密遣人至汴儒大恐明日召彥師鐸漢璋會軍中
彥師鐸先至壯士捽之至儒所儒質彥反駢罪斬之至師鐸呼曰

丈夫成則王敗則虜君何多責爲吾嘗將數萬兵不死常人手得公之劍瞑目矣儒罵曰庸賊欲汚我手邪趣斬之漢璋至奮臂擊殺數人乃死身首糜散儒使宏主騎兵厚賜之文德元年儒謀知行密糧乏自高郵襲之行密拔其衆還廬州儒遂據揚州駢之死裏以故羶與子弟七人一坎而瘞行密擢駢孫愈爲副使令主喪事未克葬愈暴死至是故吏鄺師虔收葬之揚州雄富冠天下自師鐸行密儒迭攻迭守焚市落剽民人兵飢相仍其地遂空

朱玫邠州人少以材武爲州戎將黃巢盜長安有王玫者爲僞節度使方調兵攻陽事之乘間斬王玫以留後讓李重古約合兵討巢廣明二年玫襲賊戰開遠門槍洞咽不死以多擢晉州刺史進邠寧節度使合涇原岐隴兵八萬屯興平號定國若戰澇上敗走邠詔益靈鹽軍拜河南都統引兵屯中橋列五壁進西北面都統賊平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吳興侯田令孜議討王重榮以兵屬攻合鄜延靈夏軍三萬保沙苑重榮上疏乞誅玫令孜旣戰玫

輒北因縱軍還掠僖宗於黃幸鳳翔避其鋒攻反與重榮李克用
連和請誅令攷宰相蕭遘密告攷迎帝攷趨鳳翔令攷劫乘輿走
陳倉遂至興元攷追不及劫嗣襄王愠奉為帝攷自號大丞相專
決萬機始與李昌符共謀挾愠至是反為歸昌符乃自歸天子人
心寢離及王行瑜敗於大唐峯懼歸且見殺又聞購能得攷者以
邠寧節度畀之行瑜謂其下曰今敗歸必以無功死若斬攷與北
軍迎天子取富貴可乎衆曰諾即勒兵倍道趨長安攷居孔緯第
方據几署事聞兵入趣召行瑜吐曰公擅歸反邪行瑜厲聲曰我
非反者將得君首為邠寧節度耳攷遽起左右斬之殺其徒數百
諸軍遂大亂燒京師時盛寒吏民被剝斃僵死尸相藉即傳首興
元帝為受俘馘宦者偽樞密使王能著等皆坐誅

王行瑜邠州人少隸軍從朱攷為列校討黃巢數有功愠即位授
行瑜天平節度使令率兵守大散關為李鋌所破即奉款行在還
取攷首以獻擢邠寧節度使景福元年與李茂貞韓建及弟同州

節度使行實請討楊守亮於山南且言不敢仰度支費止請假茂
貞招討一節宦官難之昭宗亦顧茂貞等得山南則益橫不許行
瑜等因擅興軍擊取之後茂貞拒曹王殺宰相行瑜參有力得賜
鐵券稍憑兵跋扈求爲尚書令宰相韋昭度執不可但加號尚父
行瑜望甚會河中王重榮喪李克用請以其子珂嗣節度而行瑜
建茂貞請授王珙因各以兵陳闕下欲廢天子不克即殺昭度李
碛留弟行約宿衛克用悉兵度河問行瑜等罪行實棄同州趨長
安與行約謀劫乘輿又不克皆奔邠州行瑜屯黎園克用與戰破
行實等軍執其母及行瑜子俘大校帝下詔削行瑜官爵行瑜以
銳卒五千營龍泉茂貞壁其西克用夜發精騎擣釐道岐軍走行
瑜歸邠州嬰城守厚賂克用求自歸克用軍環其城行瑜窮登城
哭語克用曰我無罪昨殺大臣脅天子岐人也行實止宿衛而有
司妄以劫遷罪歸之今公討亂者當問茂貞願得束身歸聽命天
子克用曰尚父何自卑吾被命討三賊公其一也如歸國者當從

中決老夫敢專之邪行瑜度不免悉族奔慶州爲麾下斬于路傳
首京師帝御延喜門納之於是乾寧二年也其屬二百人克用獻
于朝始行瑜亂宗正卿李倍盛陳其忠必悔過至是帝怒放死嶺南
陳敬瑄田令孜兄也少賤爲旣師得隸左神策軍令孜爲護軍中
尉敬瑄緣藉擢左金吾衛將軍檢校尚書右僕射西川節度使性
畏慎善撫士黃巢亂僖宗幸奉天敬瑄夜召監軍梁處厚號慟奉
表迎帝繕治行宮令孜亦倡西幸敬瑄以兵三千護乘輿穴從內
苑小兒先至敬瑄知素梟橫遣邏士伺之諸兒連臂謹詐行宮中
士捕繫之諱曰我事天子者敬瑄殺五十人尸諸衢由是道路不
譁帝次綿州敬瑄謁于道進酒帝三舉觴進檢校左僕射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時雲南叛請遣使與和親乃聽命敬瑄奉行在百官
諸吏無敢乏帝欲命判度支回讓再加檢校司徒兼侍中封梁國
公以弟敬珣爲閬州刺史討定邛州首望旣能涪州叛校韓秀昇
再進兼中書令封潁川郡王實封四百戶賜一歲上輸錢及上都

田宅邸磴各十區鐵券恕十死巢平進潁川王增實戶二百車駕東敬瑄供億豐餘又進檢校太師俄而今孜得罪敬瑄被涿端州會昭宗立敬瑄拒詔帝召爲左龍武統軍以宰相韋昭度代領節度使者至敬瑄使百姓遮道勞耳訴已功且言鐵券恕死使者馳還令孜勸敬瑄募黃頭軍爲自守計時王建盜據閬利故令孜召建建至綿州發兵拒之激建攻諸州以限朝廷或言建鷓視狼顧惟利是賴公何用之不聽建詒顧彥朗書曰十軍阿父召我欲依太師丐一大州即寄孥梓州身引兵入鹿頭關敬瑄不納漢州刺史張頊逆戰敗建入漢州成都嚴守建走城下遥謝令孜曰父召我及門而拒我尚誰容與諸將斷髮再拜辭曰今作賊矣因請兵於彥朗攻成都殘掠州縣彥朗亦畏建表請大臣代敬瑄建自請討敬瑄贖罪詔立永平軍授建節度使以昭度爲行營招討使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副之彥朗爲行軍司馬有詔暴敬瑄殺孟昭圖罪削官爵昭度使建屯學射山敬瑄迎戰不克又戰蠶崖大

敗龍紀元年昭度至軍中持節諭人約開門守陴者詎曰鐵券在
安得違先帝意令改籍城中戶一人乘城夜循行晝濬濠伐薪斨
瑄屯彌牟德陽樹二壁拒建使富人自占嘗多少布巨槌榜不實
者不三日輸錢如市建昭度傅城而壘簡州刺史張造攻笮橋大
敗死之大順元年建稍擊降諸州邛州刺史毛湘本令孜孔目官
謂其下曰吾不忍負軍容以頭見建可也乃沐浴以須吏斬其首
降斨瑄戰浣花不勝明日復戰將士皆為建俘城中謀降者令孜
支解之以怖衆會大疫死人相藉明年三月詔還斨瑄官爵乃昭
度還諭建罷兵建不奉詔帝更以建為西川行營招討制置使建
知斨瑄可禽欲遂有蜀地即脅說昭度曰公以數萬衆討賊糧數
不屬關東諸節度相吞噬朝廷危若贅旒與其勞師遠方不如先
中國公宜還為天子謀之昭度未決會吏盜賊諸軍稟食建怒其
衆曰招討吏之謀也縱士執之醢食於軍昭度大駭是日授建符
節跳馳出劔門建絕棧梯東道不通因急擊斨瑄分親騎為十團

所當輒披靡烽堠相望幾百里縱謀入城以搖衆心建好謂軍中
曰成都號花錦城玉帛子女諸兒可自取謂票將韓武等城破吾
與公遞為節度使一日下聞之戰愈力圍凡三歲城中糧盡以筒
容米率寸鬻萬錢二百敬瑄出家貲給民募士出剽麥收其半民亦
夜至建壘市鹽不可禁吏請殺之敬瑄曰民飢無以郵使求生可
也人至相暴以相啖敬瑄不能止乃行斬劈二法亦不為戢敬瑄
自將出犀浦列二營邀建軍偽遁遇伏敬瑄敗建破斜橋督街
二屯明日戰又破一壁降其將建屯七里亭敬瑄攻之建將張武
馳入城戰子城下守陴皆譟不能克張勅破浣花營敬瑄諸將或
死或降且盡凡五十戰敬瑄皆北乃上表以病丐還京師令孜素
服至建軍建入自西門以張勅為斬斫使建徇于軍曰與而等累
年鬪死今日如志若橫恣有犯者吾能全之即為勅所斬吾不得
救也軍中肅然因敬瑄令孜建自稱留後表于朝詔以建為西川
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建以敬瑄居新津食其租賦累表請誅不

報景福二年陰令左右告敬瑄令改養死士約楊晟等反於是斬敬瑄於家初敬瑄知不免嘗寘藥于帶至就刑視帶藥已亡矣自是建盡有兩川黔中地

李巨川字下已逢吉從曾孫乾符中舉進士方天下崩騷乃去京師河中王重榮辟為掌書記重榮討黃巢書檄奏請日紛沓須報趣發皆屬巨川神安思敏言輒中理隣藩皆譌會賊走出關收京師人言巨川有助力重榮死于亂貶為興元參軍節度使楊守亮喜曰天以生遺我邪復管記室守亮為韓建所禽巨川械以從題木葉遺建祈哀建動容因釋縛置幕府昭宗幸華建患一州供億不能濟使巨川傳檄天下督轉餉初帝在石門數遣嗣延王通王將親軍大選安聖奉宸保寧安化四軍又置殿後軍合士二萬建惡衛兵彊不利已與巨川謀即上飛變告八王欲脅帝幸河中因請囚十六宅選嚴師傅督教盡散麾下兵書再上帝不得已詔可又廢殿後軍且言無示天下不廣詔留三十人為控鶴排馬官隸

飛龍坊自是天子爪牙盡矣建初懼帝不聽以兵環宮請誅定州
行營將李筠帝懼斬筠兵乃解又言七國災漢八王亂晉永王帥
江左謀不軌吐蕃朱玫亂首立宗支搖人望今王室多故渠可使
諸王將命四方惑征鎮於是詔諸王奉使者悉赴行在巨川日夜
導建不臣乃請立德王爲皇太子文掩其惡帝還京拜諫議大夫
光化初朱全忠陷河中將攻潼關建懼使巨川往詣軍納款因言
當世利害全忠屬官敬翔以文翰事左右疑巨川用則全忠待已
或衰乃詭說曰巨川誠竒才顧不利主人若何是日全忠殺之

叛臣列傳第一百四十九下

逆臣列傳第二百五十上

唐書二百二十五上

宋

祁

奉

救

撰

安祿山營州柳城胡也本姓康母阿史德為覲居突厥中禱子於軋犖山虜
所謂鬪戰神者既而妊及生有光照穹廬野獸盡鳴望氣者言其祥范陽節
度使張仁愿遣搜廬帳欲盡殺之匿而免母以神所命遂字軋犖山少孤隨
母嫁虜將安延偃開元初偃攜以歸國占將軍安道買字偕來得依其家故
道買子安節厚德偃約兩家子為兄弟乃冒姓安更名祿山及長伎忍多智
善億測人情通蕃語為互市郎張守珪節度幽州祿山盜羊而獲守珪將
殺之呼曰公不欲滅兩蕃邪何殺我守珪壯其語又見偉而哲釋之與史思
明俱為捉生知山川水泉處嘗以五騎禽契丹數十人守珪異之稍益其兵
有討輒剋拔為偏將守珪醜其肥由是不敢飽因養為子後以平盧兵馬使
擢特進幽州節度副使於是御史中丞張利貞採訪河北祿山百計諛媚多
出金諧結左右為私恩利貞入朝盛言祿山能乃授營州都督平盧軍使順
化州刺史使者往來陰以賂中其嗜嗜口更譽言玄宗始才之天寶元年以平
盧為節度祿山為之使兼柳城太守押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略使明年入
朝奏對稱首進驃騎大將軍又明年代裴寬為范陽節度河北採訪使仍領

唐書二百二十五上

平盧軍祿山北還詔中書門下尚書三省正員長官御史中丞錢鴻臚亭四
載美契丹殺公主以叛祿山幸邀功肆其侵於是兩蕃貳祿山起軍擊契丹
還奏夢李靖李勣求食於巨乃祠北郡芝生于梁其詭誕敢言不疑如此席
豫為河北黜陟使言祿山賢時宰相李林甫嫌儒臣以戰功進尊寵間已乃
請顯用蕃將故帝寵祿山益牢群議不能軋卒亂天下林甫啓之也祿山陽
為愚不敏蓋其姦承間奏曰臣在蕃戎寵榮過甚无異材可用願以身為陛
下死天子以為誠憐之令見皇太子不拜左右摘語之祿山曰臣不識朝廷
儀皇太子何官也帝曰五百歲後付以位謝曰臣愚知陛下不知太子罪萬
死乃再拜時揚貴妃有寵祿山請為妃養兒帝許之其拜必先妃後帝帝怪
之荅曰蕃人先母後父帝大悅命與楊鈺及三夫人約為兄弟繇是祿山有
亂天下意今麾下劉駱合居京師伺朝廷隙六載進御史大夫封妻段為夫
人有國林甫以宰相貴甚羣臣無敢鈞札惟祿山倚恩入謁倨林甫欲諷寤
之使與王鉷借鉷亦位大夫林甫見鉷趨拜卑約祿山惕然不竟自罄折
林甫與語揣其意迎剖其端祿山大駭以為神每見雖盛寒必流汗林甫稍
厚之引至中書費復以已袍祿山德林甫呼十郎駱合每奏事還先問十郎何
如有好言輒喜若謂大夫好檢校則反手據牀曰我且死優人李龜年為帝

學之帝以爲樂晚益肥腹緩又膝奮兩肩若挽牽者乃能行作胡旋舞帝前
乃疾如風帝視其腹曰胡腹中何有而大吞曰唯赤心耳每乘驛入朝半道
必易馬號大夫換馬臺不爾馬輒仆故馬必能負五石馳者乃勝載帝爲祿
山起第京師以中人督役戒曰善爲部署祿山眼孔大毋令笑我爲瑣戶交
疏臺觀沼池華懽布幕率緹繡金銀爲笊篋爪籬大抵服御雖乘輿不能過
帝登勤政樓幄坐之左張金雞大障前置特榻詔祿山坐褰其幄以示尊寵
太子諫曰自古幄坐非人巨當得陛下寵祿山過甚必驕帝曰胡有異相我
欲厭之時太平久人忘戰帝春秋高嬖豔豔鉗固李林甫楊國忠更持權綱紀
大亂祿山計天下可取逆謀日熾每過朝堂龍尾道南北睥睨久乃去更築
壘范陽北號雄武城峙兵積穀養同羅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人爲假子教
家奴善弓矢者數百畜單于護真大馬三萬牛羊五方引張通儒李廷堅平
冽李史魚獨孤問俗署幕府以高尚典書記嚴莊掌簿最阿史那承慶安太
清安守忠李歸仁孫孝哲蔡希德牛廷珣向潤客高邈李欽湊李立節崔乾
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田承嗣田乾真皆拔行伍署大將僭遣賈
胡行諸道歲輸財百萬至天會祿山踞重牀燎香陳怪珍胡人數百侍左右
引見諸賈陳犧牲女巫鼓舞于前以自神陰令羣賈市錦綵朱紫服數萬爲

叛資月進牛橐駝雁鳥狗奇禽異物以蠱帝心而人不聊自以無功而貴見天子
盛開邊乃給契丹諸酋大置酒毒焉既酣悉斬其首先後殺數千人獻馘闕
下帝不知賜鐵券封柳城郡公又贈延偃范陽大都督進祿山東平郡王九
載兼河北道採訪處置使賜永寧園為邸入朝揚國忠兄弟姊弟廷之新豐
給王食至湯將校皆賜浴帝幸望春宮以待獻俘八千詔賜永穆公主池觀
為游燕地徙新第請黑敕召宰相宴是日帝將擊毬乃置會命宰相皆赴帝
獵苑中獲鮮禽必馳賜詔上谷郡置五鑪許鑄錢又求兼河東遂拜雲中太
守河東節度使既兼制三道意益侈男子凡十二帝以慶宗為太僕卿慶緒
鴻臚卿慶長祕書監十載率河東兵討契丹告奚曰彼背明我將討之爾助
我乎奚為出徒兵三千鄉導至護真河祿山計曰道雖遠我疾趨賊乘其
不備破之固矣乃救人持一繩欲盡縛契丹晝夜行三百里次天門嶺會雨甚
弓弛矢脫不可用祿山督戰急大將何思德曰士方疲且少息使使者盛陳
利以脅賊賊必降祿山怒欲斬以令軍乃請戰思德貌類祿山及戰虜叢矛
注矢邀取之傳言祿山獲奚奚聞亦叛夾攻祿山營士略盡祿山中流矢引
奚兒數十棄眾走山而陟慶緒孫孝哲掖出之夜走平盧部將史定方以兵
鹿塞戰虜解圍去祿山不得志乃悉兵號二十萬討契丹以報帝聞詔朔方節

度使阿布思以師會布思者九姓首領也偉貌多權略開元初為默啜所困內屬帝寵之祿山雅忌其才不相下欲襲取之故表請自助布思懼而叛轉入漠北祿山不進輒班師會布思為回紇所掠奔葛邏祿祿山厚募其部落降之葛邏祿懼執布思送北廷獻之京師祿山已得布思衆則兵雄天下愈偃肆皇太子及宰相屢言祿山反帝不信是時國忠疑隙已深建言追還朝以驗厥狀祿山揣得其謀乃馳令謁帝意遂安凡國忠所陳無入者十二載來謁華清宮對帝泣曰臣蕃人不識文字陛下擢以不次國忠必欲殺臣以甘心帝慰解之拜尚書左僕射賜實封千戶奴婢第產稱是詔還鎮又請為開廐隴右群牧等使表言溫自副其軍中有功位將軍者五百人中郎將二千人祿山之還帝御望春亭以餞斥御服賜之祿山大驚不自安疾驅去至淇門輕艦循流下萬夫挽繆而助日三百里既摠閑牧因擇良馬內范陽又奪張文儼馬牧反狀明白人告言者帝必縛與之明年國忠謀授祿山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召還朝制未下帝使中官輔璆琳賜大柑因察非常祿山厚賂之還言無它帝遂不召未幾事洩帝託它罪殺之自是始疑然祿山亦懼朝廷圖已每使者至稱疾不出嚴衛然後見馳陟使裝去淹行部至范陽再旬不見既而使武士挾引無復臣禮士淹宣詔還不敢言帝賜慶宗娶宗室

女手詔祿山觀禮辭疾其獻馬三千匹駙勒自倍車三百乘乘三士因欲襲
京師河南君廷矣珣極言每內駙兵詔可帝賜書曰為卿別治一湯可會十
月朕待卿華清宮使至祿山踞牀曰天子安穩否乃送使者別館使還言曰
臣幾死冬十月反范陽詭言奉密詔討揚國忠騰榜郡縣以高崗嚴莊為
謀主孫孝哲高邈張通儒通曉為腹心兵凡十五萬號二十萬師行日六十
里先三日合大將置酒觀繪圖起燕至洛山川險易攻守悉具人賜金帛
并授圖約曰違者斬至是如所素祿山從牙門部曲百餘騎次城北祭先冢
而行使賈循王留務呂知誨守平盧高秀巖守大同燕孝人叩馬諫祿山使
嚴莊好謂曰吾憂國之危非私也禮遣之因下令有沮軍者夷三族凡七日
反書問帝方在華清宮中外失色車駕還京師斬慶宗賜其妻康死祭義郡
主亦死下詔劫責祿山討自歸祿山空書慢甚巨可忍賊遣高邈臧均以射
生騎二十馳入太原劫取尹揚光翹殺之以張獻誠守定州祿山謀逆十餘
年凡降蕃夷皆接以恩有不服者假兵脅制之所得士釋縛給湯沐衣服或
重譯以達故蕃夷情偽悉得之祿山通夷語弱自尉撫皆釋俘囚為戰士故
其下樂輸死所戰無前邈最有謀勸祿山取李光弼為左司馬不納既而悔
之憂見顏色久而曰足思明可當之賊之未反邈為謀聲進生口直取洛陽

無殺光翹天下當未有知者賊不從何千年亦勸賊令高秀巖以兵三萬
出振武下朔方誘諸蕃取鹽夏鄜坊使李歸仁張通儒以兵三萬道雲中取
太原團營士萬五千入蒲關以動關中勸祿山自將兵五萬梁河陽取洛陽
使蔡希德賈貞偕以兵三萬絕海收滎滑青以搖江淮則天下無復事矣祿山弗
用時兵暴起州縣發官鎧仗皆穿朽鈍折不可用持挺鬪弗能元吏皆棄城
匿或自殺不則就禽曰不絕禁衛皆市井徒旣授甲不能脫弓櫛劍斝秀發
左藏庫緇帛大募兵以封常清為范陽平盧節度使郭子儀為朔方節度關
內支度副大使右羽林大將軍王承業為太原尹衛尉卿張介然為汴州刺
史金吾將軍程千里為潞州長史以榮王為元帥高仙芝之副之馳驛討賊祿山
至鉅鹿欲出譙曰鹿吾名去之沙河或言如漢高祖不宿柏人以佞賊賊投
草類樹於河以長繩維舟集槎以結冰昔合遂濟河陷靈昌郡又三日下
陳留原陽次颯元子谷將軍勃非守瑜邀之殺數百人流矢及祿山輿乃不敢
前更出谷南守瑜矢盡死於河敗封常清取東都常清奔陝殺留守李澄御
史中丞盧弁河南尹達奚珣臣于賊時高仙芝屯陝聞常清敗棄甲保潼關
太守竇廷芝奔河東常山太守顏泉鄉殺賊將李欽湊禽高邈何千年於是
趙郡鉅鹿廣平清河河間景城六郡皆為國守祿山所有纔虜龍成雲魚陽

汲鄴陳留滎陽陝郡臨汝而已賊之據東京見宮闕尊雄銳情僭號故兵交不西而諸道兵得稍集尹子奇屯陳留欲東略會濟南太守李隨單父尉賈賁濮陽人尚衡東平太守嗣吳王祗真源令張巡相繼起兵旬日衆數萬子奇至襄邑而還明年正月潛稱雄武皇帝國號燕建元聖武子慶緒王晉慶和王鄭達奚珣為左相張通儒為右相嚴莊為御史大夫署拜百官復取常山殺顏杲卿安思義屯真定會李光弼出土門救常山思義降博陵亦拔唯棗城九門二縣為賊守史思明李辛節蔡希德圍饒陽不克引軍攻石邑張奉璋固守朔方節度使郭子儀自雲中引兵与光弼合敗思明於九門李立節死希德奔鉅鹿思明李郝郡自鼓城襲博陵復據之光弼拔趙郡還圍博陵軍怕陽希德請濟節於賊賊以二萬騎涉滹沱入博陵牛廷玠發鳩檀等兵萬人來助思明益彊与光弼戰敗于嘉山光弼收郡十三河南諸郡皆嚴兵守潼關不開祿山懼欲還范陽召嚴莊高向圭身曰我起而曹謂萬全今四方兵日益自關以西不跬步進爾謀何在尚見我為遣尚等出凡數日田乾真首潼關來勸祿山曰自古興王戰皆有勝負乃成大業無一舉而得者今四方兵雖多非我敵也有如事不成吾擁數萬衆尚可橫行天下為十年計且高尚嚴莊佐命元勳也陛下何遽絕之使自為患邪祿山喜道其小字曰

阿浩非汝孰悟我然則李尙乾真曰召而尉安之乃內尙等與飲宴祿山自
歌君臣如初師遣孫孝哲安神威西攻長安會高仙芝等死哥舒翰守潼關
為乾祐所破圍之賊不謂天子能遽去駐兵潼關十日乃西時行在已至扶
風於其所賦以東皆沒於賊祿山以張通儒守東京乾真為京兆尹使安守
忠屯苑中祿山未至長安士人皆逃入山谷東西馳騁二百里宮嬪散匿行
哭將相第家委寶貨其不此其妻未遑爭取之粟曰不能盡矣則左藏大盈庫百
司帑藏竭乃以其餘祿山至怒乃大索三日民間財盡盡掠之府縣因株根
牽連旬剝苛之百姓愈騷祿山怨慶宗死乃取帝近屬自霍國長公主諸王
妃太子孫姻婚等百餘人害之以祭慶宗羣臣從天子者誅滅其宗虜性得
所欲則肆為殘虐人益不附諸大將欲有咨決皆因嚴莊以見御下少恩雖
服之難故皆為仇敵郡縣相與殺守將迎王帥前後反覆十數城邑墟矣肅
宗治兵並武天下日跋首待長安相傳太子西來矣人聞輒東走關軍至空
室鐵瓦架殺賊吏自歸者無虛日賊斬劉德不能止又賊將類標勇尤遠
謀日縱酒嗜腥色財利車馬危得之窮然無進躡之慮帳下李猪兒者奪降
賢幼事祿山謹甚使為關人愈親信祿山腹大垂膝每易衣左右共奉之猪
兒為結帶雖華清賜浴亦許自隨及孝殷肥曲隱常瘡旣叛不能无恚懼至

是日復首賊又付疽疾尤下躁左右給侍無罪輒死或箠掠何辱猪兒尤數
雖嚴莊親侍時遭笞勒故二人深怨祿山初慶緒善騎射未冠為鴻臚卿
賊僭號驛敗其人愛其子慶恩欲立之慶緒懼不立莊亦疑難作不利已私
語慶緒曰君聞太義滅親子自古固有不得已而為者慶緒陰曉曰唯唯又
語猪兒曰汝事上罪可數乎不行大事死無日遂與定謀至德二載正月朔
祿山朝羣臣劄其罪能是夜莊慶緒持兵扈門猪兒入帳下以大刀斫其腹祿
山首捫佩刀不得振幄柱呼曰是家賊俄而腸潰于牀即死年五十餘包以氈
罽埋牀下因傳疾其偽詔立慶緒為皇太子又矯稱祿山傳位慶緒乃偽尊
太子上既慶緒為偽載初元年即縱樂飲酒委政於莊而兄事之以張通儒
安守忠等也長安史思明領范陽鎮指陽軍牛廷珣屯安陽張志忠戍井陘
各募兵於是廣平王率師東討史思明蒯萇將前軍郭子儀將中軍王思禮將後
軍回紇葉護以兵從通儒等募兵士萬陣長安中賊比皆奚素畏回紇既合
且置王分精兵與蒯萇合擊等之守忠等大敗引而東通儒棄妻子奔陝郡王
師入長安思禮清宮僕固懷恩以回紇南蠻大食兵前驅王悉師追賊莊自
將兵十萬與通儒合鉦鼓震百餘里尹子奇已殺張巡悉衆十方來并力營
陝西次曲沃先是回紇傍南山設伏按軍北崦以待莊大戰新店以騎挑戰六

遇輒北王師逐之入賊壘賊張兩翼攻之追兵沒王師亂幾不能軍嗣業馳
殊死鬪回紇自南山繚擊其背賊獲遂亂王師復振合攻之殺掠不勝筭賊
大敗追奔五十餘里尸骸藉藉滿阡欽諶錕仗狼扈自陝屬蜀于洛莊跳還與慶
緒守忠通儒等劫殘軍走鄴郡王入洛陽大陳兵天津橋偽侍中陳希烈等
三百人素服叩頭待罪王勞曰公等脅汙非反也天子有詔赦罪皆復而官
衆大喜於是陳留殺賊將君子奇以降莊妻薛含獲嘉絰言求王女詭營及
見王辭曰莊欲降願得信王與子儀謀莊若至者餘黨可諭而下乃約莊
賜鐵券莊乃降葉駟至京師肅宗引見釋其死授司農卿阿史那承慶以其
衆三萬奔恒趙或趨范陽其從慶緒者瘞卒纔千餘會蔡希德自黨田承
嗣自潁川武令珣自南陽各以衆來邢衛洛魏募兵稍稍集衆六萬賊復振
以相州為成安府太守為尹改元天和在高尚平冽為宰相崔乾祐孫孝哲
牛廷珣為將以阿史那承慶為獻城郡王安守忠左威衛大將軍阿史那從
禮左羽林大將軍然部黨益擁解由是能元皓以偽淄青節度使高秀岩以
河東節度使並納順德州刺史王暉貝州刺史宇文寬皆背賊自歸河北諸
軍各嬰城守賊使蔡希德安雄俊安太清等以兵攻陷之戮于市膾其肉慶
緒懼人之貳已設壇加載書料血与羣臣盟然承慶等十餘人送密款有詔

以承慶為大保定襄郡王守忠左羽林軍大將軍歸德郡王從禮太傅順義
郡王蔡希德德州刺史李建訓邢州刺史符劼超洛州刺史楊宗太子左司訓
德任瓊明州刺史獨孤允陳州刺史楊日休洋州刺史薛榮光岐陽令自裨
校等數數為國間賊而慶緒治宮室觀榭塘沼汎樓舫為水嬉長夜飲通
儒等爭權不能一凡有建白衆共其沮之希德最有謀剛狷謀殺慶緒為內
應通儒以它事斬之麾下數千皆亡去希德素得志舉軍報歎慶緒以乾祐
為天下兵馬使權震中外復悍少恩士不附乾元元年秋九月帝詔郭子儀
率九節度兵凡二十方討慶緒攻衛州遂度河師背水壁而待慶緒遣安太
清拒戰聞衛州已圍則鼓而南作三軍乾祐將上軍雄俊王福德佐之田承
嗣將下軍榮叡佐之慶緒自將中軍孫孝哲薛高佐之既戰王師偽却慶緒
逐之遇伏而潰慶緒走獲其弟慶和斬于京師于儀引軍躡賊戰愁思崗賊
復敗自是銳兵盡矣因嬰郭自固使薛高以厚幣求救於史思明遣李
歸信將兵萬三千壁滏陽未進而王師圍已固築城濬隍三周決安陽水灌城
城中棧而處糧盡易口以食米斗錢七萬餘一鼠錢數千屑松飼馬墮牆取
麥秸濯煮真取芻芻城中欲降不得賊更以太清代乾祐將於是思明有衆十二
萬三分其軍趨鄴明年三月營安陽慶緒急乃遣太清奉皇帝璽綬讓思明

思明以書示軍中咸呼萬歲乃約慶緒為兄弟還其書慶緒大悅王師不利
九節度奔還子儀斷河陽橋戍穀水忠明進屯鄴南慶緒收官軍餘饒尚十
餘萬石召孝哲等謀拒思明諸將皆曰今日安得復背史王乎通儒尚列皆
請自往謝思明慶緒許諾思明見為流涕厚禮遣還三日慶緒未出思明請
慶緒歃血盟不得已以五百騎詣思明軍先此思明令軍中擐甲待慶緒至再
拜伏地謝曰臣不克負荷棄兩都陷重圍不意大王以太上皇故暴師遠來
臣之罪唯王圖之思明悲曰兵利不利亦何事而為父子殺父求位非大逆
邪吾乃為太上皇討賊顧左右牽出斬之慶緒數日周方志方志進曰慶緒
為君矣宜賜死乃并四弟縊又誅尚孝哲乾祐殊而膊之思明改葬祿山以
王禮偽謚誅刺王祿山父子僭位凡三年而賊初祿山陷東京以張万頃為
河南尹士人宗室賴以免者眾肅宗嘉其拜僕陽太守帝以賊國讎惡聞
其姓京師坊里有安字者悉易之

高尚者雍奴人母差丐食自給尚客尚朝不肯歸與狐潮相善淫其婢生
一女遂留居然篤學善文聲其喟然謂汝南周鏡曰吾嘗作賊死不能說
草根求活也李齊物為新平太守薦諸朝貢錢三萬介之見高力士力士以為才
置門下家事一咨之諷近臣表其能擢左領軍倉曹參軍力士語祿山表為

平盧掌書記因出入卧内祿出喜睡尚嘗執筆侍通昔不寢繇是親愛遂與嚴莊語圖議道守祿山反陷東都偽拜中書侍郎大抵賊所下赦令皆尚為之嚴莊降後尚備典政事至偽侍中

孫孝哲者契丹部人母台色祿山遁之故孝哲得狎近長七尺伉健有謀祿山對側門俟召衣帶絕不知所為孝哲歲縷素具徐為納被祿山大悅尤能先事取情祿山魁大非孝哲縫衣不能勝天寶末官大將軍賊僭位偽拜殿中監開廐使爵為王與嚴莊爭寵不平表馬光修食輒珍滋賊令監張通儒等守長安人皆目之殺妃王宗室子百餘人窮誅楊國忠高力士黨與及與賊許者不勝計剔首相肢流離道衢祿山死莊奪其使以與鄧季陽慶緒之奔莊懼為所圖因降有商胡康謙者天寶中為安南都護附楊國忠官將軍上元中出家其佐山南驛稟肅宗喜其濟許之累試鴻臚卿婿在賊中有告其畔坐誅事連莊繫獄貶難江尉京兆尹劉晏安發吏防其冢莊恨之俄詔釋罪莊入見代宗誣晏常矜功怨上漏禁中事晏遂貶云

史思明寧夷州突厥種初名突于玄宗賜其名次女麗露為肩僂皆數目側鼻寡貞影蹀健諳倭與安祿山共鄉里生先祿山曰故長相善少事特進烏知義以輕騎覘賊多所禽馘通番譯亦為互市郎頃之負官錢無以償將走奚

未至為邏騎所困欲殺之給曰我使人也若聞殺天子使者其國不祥不如以
我見王王活我功自彼得邏以為然送至王所不拜曰天子使見小國君不
拜禮也王怒然疑真使者卒授館待以禮將還令百人從入朝奚有部將瑣
高者名聞國中思明欲禽以贖罪誅焉從我者雖多無足與見天子者惟
高材可與至中國王悅命高將帳下三百俱既至平盧遣謂戍主曰奚兵數
百外稱入朝內實盜請備之主潛師迎犒殺其眾囚高以獻幽州節度使張
守珪奇其功表折衝與祿山俱為捉生天寶初累功至將軍知平盧軍事入
奏帝賜坐與語奇之問年曰四十矣撫其背曰爾貴在晚勉之遷大將軍北
平太守從祿山討契丹祿山敗單騎走師州殺其下左賢哥解魚承仙自解
思明逃山中再閱旬裒散卒得七百追見祿山平盧祿山喜握手曰計而死
矣今故在吾何憂思明語親密曰吾聞進退在時向蚤出隨哥解地下矣契
丹取師州守捉使劉客奴去祿山使思明擊走之表平盧兵馬使思明少
賤鄉里易之太豪辛氏有女方永嬀窺思明告其親曰必嫁我思明宗屬不
可女固以歸思明亦負曰自我得婦官不休生男子多殆且貴子祿山反使
思明略定北河會賈循死留思明守范陽而常山顏杲卿等傳檄拒賊祿山
使向潤客等代遣思明攻常山九日執杲卿進薄饒陽盧全誠拒守河間景

城平原樂安清河博王六郡稍募兵自固河間李奐以兵七千救饒陽景城李
暉持兵八千助河間平原顏直卿以兵千助清河悉為思明所敗暉子杞
死之饒陽愈敗雷會李光弼收常山思明遽解圍迎戰晝夜行三百里相持久
不決郭子儀取趙郡合兵攻賊凡再戰皆大敗走入博陵光弼追傳城幾拔
屬潼關潰肅宗召朔方河東兵光弼引還使王甫守常山賊尾追光弼於井
陘敗歸攻平盧劉正臣輕之不設備敗保北平兵貲二千乘皆沒思明得其
銳卒張甚謀攻常山甫欲降諸將殺之遣使至信都迎刺史烏承恩鎮守不
聽思明攻土門城中伏甲詭降賊登城伏起賊殲思命中戟扶以免復攻陷
之焚廬舍種誅其父取其棗城守將白嘉祐走趙郡思明圍之五日入之嘉祐
奔太原思明再陷常山賊別帥尹子奇圍河間顏真卿遣和琳將兵萬餘往
救之於是北風號勁鼓之去不進賊縱擊大敗執琳引眾攻城禽李奐又拔
景城李暉赴河死招樂安降之遂攻平原未至直卿棄郡去進破清河執太
守王懷忠入博平遂圍信都初賊先獲承恩母妻及子故承恩降而兵尚五
萬騎三千數年饒陽李糸自燔死思明兵所嚮縱其下推剽淫奪人妻女以是
士且取奮是時舉河北悉入賊生人皆產掃地壯齋負老嬰則殺之殺人以為
戲祿山偽署范陽節度使始麾下騎纔二千同羅步曳落河止三千既數勝

丘自取彊信然有噬江漢心以精卒五萬界于奇度河劫北海以震淮徐會
回統襲范陽范陽閉不出子奇乃還救遂不克至德二載與蔡希德高秀巖
合兵十萬攻太原是時李光弼使部將張奉璋以兵守故關思明攻陷之奉
璋走樂平思明取攻具出東奉璋匿于廣陽改服給為賊使者責其後期斬
數人引衆得還太原時光弼固守且十月不能拔而安慶緒龍巖位賜姓安名
榮國爵媯川郡王賊之陷兩京常以橐載禁府珍寶貯范陽如丘阜然思
明見富彊憫然驕欲自取之已而慶緒敗走相州殘士三萬北歸無所屬思
明擊殺數千人降之慶緒知其貳使阿史那承慶安守忠李立節詣思明議
事且共圖之判官耿仁智欲以大誼動賊請問曰貴且賢無待下為之謀
然請一言而死思明曰為我言之對曰方祿山彊誰敢不服大夫事之固無
罪今天子聰明勇智有少康豈王風公誠發使輸誠無不納此轉禍入福之
秋也思明曰善承慶等未知以五千騎來思明介而勞前謂曰公等至士不
勝喜然邊兵素憚使者威不自安請弛弓以從之思明從承慶等飲即拘
之收其兵給此貨以遣斬守忠立節以徇李光弼聞其絕慶緒使人招之前此
烏承恩已歸國帝遣鶴諭之思明使牙門金如意奉十二郡兵八萬籍歸
于朝於是高秀巖以河東自歸有詔翼明為歸義郡王范陽長史河東節度使

諸子並列卿以秀巖嚴為雲中太守亦官其諸子遣承恩與中人李思敬尉撫
趣討殘賊思明乃遣張忠志守幽州假薛萼以恒州刺史招趙州刺史陸濟
使降授朝義兵五千守冀州假令狐乾博州刺史成滑州然思明外順命內
實通賊益募兵帝知之以其常事承恩父知義冀其無嫌即擢承恩為河北
節度副大使使圖思明承恩至范陽羸服夜過諸將陰諗以謀諸將返以告
思明疑未有以驗會承恩與思敬奏事遠思明留館之幃所寢牀伏二人焉
承恩子入見因留卧夜半語其子曰吾受命除此逆胡二人白思明乃執承
恩探衣囊得賜阿史那承慶鐵券及光弼牒又得薄紙書數番此皆當誅
將士姓名賊大詭曰我何負於爾至是邪故答曰此太尉光弼謀上不知也
思明召官吏于廷西嚮哭曰臣赤心不負國何至殺臣因榜殺承恩父子及
支黨二百餘人囚思敬以聞帝遣使諭曰事出承恩非朕與光弼意又聞三
司議陳希烈等死思明懼曰希烈等皆大臣上皇棄而西既復位此等宜見
勞返殺之況我本從祿山反乎諸將皆勸賊表天子誅光弼思明使耿仁智
張不矜上疏請斬光弼不然且攻太原疏于函仁智輒易去左右密白思
明執二人曰若負我耶命斬之既又欲貸死復召責曰仁智事我三十年今
日我忘爾邪仁智怒曰人固有死大夫納邪說再圖反我雖生不如死思明

怒捶殺之九節度圍相州急慶緒間道求救思明懼王師未敢進俄而肅華
舉魏州歸天子崔光遠代守思明乃引兵擊魏拔之殺數萬人乾元二年正
月朔築壇僭稱大聖周王建元應天以周贄為司馬救相州却王師殺慶緒
并其衆欲遂西略虞根本未固即留朝義守相州自引還夏四月更國號大
燕建元順天自稱應天皇帝妻辛為皇后以朝義為懷王周贄為相李歸仁
為將號范陽為燕京洛陽周京長安秦京更以州為郡鑄順天得一錢欲郊
及藉田聘儒生講制度或上書言言北有兩蕃西有二都勝負未可知而為太
平事難矣思明不悅遂祠祀上帝是日大風不能郊留子朝清守幽州使阿
史那王向貢張通儒高如震高久仁王東武等輔之兵四出寇河南身出濮
陽使令狐彰絕柰陽朝義出白高周萬志自胡良度河圍汴州於是節度使
許叔冀濮州刺史董秦梁浦田神功皆附賊即命叔冀與李祥守汴州徙秦
等家屬蜀平盧使浦神功下江淮約曰得地人取其二艦思明乘勝鼓行西陷
洛陽破汝鄭滑三州圍李光弼河陽不能拔使安太清取懷州以守光弼攻
之太清降思明又遣田承嗣擊申光等州王同芝擊陳許劼鉅擊充鄆薛寧
擊曹曹上元二年二月思明以計敗光弼兵於北邙王師棄河陽懷州京師震
恐益兵屯陝州思明遂西使朝義為先鋒身且陽繼進朝義攻陝敗于姜

子坂退壁永安。宣惠明大怒，召朝義，并駱悅、蔡文景、許季常將誅而釋之。詔曰：朝義法不能成，我事欲追朝清自副。又敕朝義築三角城居糧，終日畢未填，而思明至，怒不如約。辭曰：士疲少息耳。思明曰：汝惜士而違我令，邪？據鞏、鞏、畢填乃去。顧曰：朝下陝，多斬是賊。朝義懼，思明居傳舍，令所委曲曰：將軍擊力，斗呵衛駱悅等被讓，即共說朝義曰：向兵敗，悅與至死無日，不如召曲曰：將軍同計。奉事朝義，面不應悅。曰：王誠不忍吾等，且歸唐，不得事主矣。朝義許之。令季常以言動曹將軍曹將軍畏諸將，不敢拒思明。愛優譚寢，食常在側。優者以其忍恨之，是夜思明鷓據牀叱悅，優問故，荅曰：我夢羣鹿度水，鹿死而水乾，云何？俄如偃優相謂曰：胡命盡乎？少選悅以兵問思明所在，未對，輒殺數人，共指偃思明知有亂，踰垣出至廐下，將乘馬走。悅麾下周子俊射其臂，隊間難所起曰：懷王也。思明曰：旦日失言，且有此，然殺我太早，使我不得至。長安大呼懷王，三曰：囚我可也。無取殺父名，復罵曹將軍曰：胡誤我左右，反接縛之。送柳泉傳舍，悅還報朝義曰：鷓聖人否？損聖人否？悅曰：無有時。周贄、贄叔冀以後軍屯福昌，季常叔冀子也。朝義令告之贄，聞鷓仆地，賊領兵還贄等出迎，悅惡其貳，乃殺贄。次柳泉，悅畏衆不厭，縊殺思明，以氈裹尸，索它負還東京。朝義乃即位，建元顯聖。初，思明諸子無嫡庶，分以少者為尊。朝義孽

長子寬厚下多附者及難起陰令向貢阿史那王圖朝清朝清喜田獵戕虐以思明淫醜過之養帳下三千人皆剽賊輕死貢給計曰聞上欲以王為太子且車駕在遠王宜入侍朝清謂然趣帳下出治裝貢使高文仁高如震率壯士入牙城朝清問其故或曰軍叛矣乃擐甲登樓貢等士陣樓下朝清自射殺數人阿史那王軍偽北朝清下被執與母辛俱死張通儒不知引兵戰城中數日不克亦死貢攝軍事未幾王襲殺之自為長史治殺朝清罪乃梟文仁徇于軍如震懼擁兵拒守五日王敗走武清朝義使人招之至東都凡胡面者無長少悉誅以李懷仙為幽州節度使斬如震幽州乃定朝義虛懷禮下事皆決大居然無經略才當此時洛陽諸郡人相食城邑榛墟又諸將皆祿山舊臣與思明故輩行恥為朝義屈召兵輒不至欲還幽州會雍王以河東朔方回紇兵十餘萬討賊僕固懷恩與回紇左殺為先鋒魚朝恩郭英又殿入自臨池李抱玉薄河陽李光弼徑陳留合兵始代宗召南北軍諸將問所以討賊計開府儀同三司菅崇嗣曰我得回紇無不勝帝曰未也右金吾大將軍薛景仙曰我若不勝請以勇士三萬椎鋒死賊帝曰壯矣右金吾大將軍長孫全緒曰賊若背城戰破之必矣若閉城留死未可取也且回紇短於攻城持久勢且沮我若休士張勢以綴賊使光弼取陳留抱玉擣河北先斷

其手足然後縱間賊中彼脅從者相疑則滅可待帝曰善命潼關陝戒嚴師
次洛陽馳兵下懷州王師部伍靜嚴賊有懼色朝義以師十萬距橫水戰大
敗俘馘凡空萬委牛馬器甲不可計朝義燒明堂東奔汴州偽節度使張獻
誠不納自僕北趨幽州東都再更亂英又朝恩等不能戰軍與回紇縱掠延
及鄭汝間并至無煙方列寨人皆連紙褫書為裳榆賊走至下博僕固瑒追
及之朝義復敗河東成將李竭誠成德李令崇皆背賊擣角戰至漳水無舟
諸將勸降朝義不悅由承嗣請環車為營內女子車中以輜重次之伏兵以待
既戰而郤王師逐之爭貨寶賊引奇兵繞出又伏發王師卻數十里止朝義
遂走莫州瑒追圍之閱旬賊入戰八奔明年正月閱精兵欲決死承嗣謂
朝義不如身將驍銳還幽州因懷仙悉兵五萬還戰聲勢外張勝可萬言
請堅守雖瑒之彊不遽下朝義然納以騎五千夜出此行握承嗣手以存亡
為託承嗣頓首流涕將行復曰闔門百口母老子稚今付公矣承嗣聽命少
選集諸將曰吾与公等事瑒下河北百五十餘城發人家募募入室廬掠人玉
帛壯者死鋒刃弱者填溝壑公門華胄為我斷隸亦妻宋子為我掃除今天
降臨吾等安所歸命自古禍福亦不常能改往脩今是轉危即安矣且日出
降公等謂何衆咸曰善遂明使人號城上曰朝義夜半走矢胡不追賊瑒未信

承嗣將朝義母及妻孺詣瑒壘於是諸軍率輕兵追之朝義至范陽懷仙部將李抱忠閉壁不受曰頃既受命天子一年之中且降且叛二三孰甚焉朝義告飢抱忠饋于野朝義飯軍亦飯飯已軍子弟稍稍辭去朝義流涕罵承嗣曰老奴誤我去至梁鄉拜思明墓東走廣陽不受謀奔兩蕃懷仙招之自漁陽回止幽州縊死暨巫閭祠下懷仙斬其首傳長安召故將收其屍懷仙改服出哭哭之士皆號慟及葬莫知其所偽怕州刺史張忠志趙州刺史盧徹定州刺史程元勝徐州刺史劉如公相州節度使薛嵩及懷仙承嗣等皆奉其地以歸思明父子僭號凡四年滅朝義死部送將士妻口百餘于官有司請隸司農帝曰是皆良家子脅掠至此命稟食還其親無所歸者官為資遣○贊曰祿山思明興夷奴餓俘假天子恩幸遂亂天下彼能以臣反君而其子亦能賊殺其父事之好還天道固然然生民厄會必假手于人者故二賊暴興而亟滅張謂譏劉裕近希曹馬遠棄桓文禍徒及於兩朝福未盈於三載八葉傳其世嗣六君不以壽終天之報施其明驗乎杜牧謂相工稱隋文帝當為帝者後篡竊果得之周末楊氏為公柱國公族相龍象矣一旦以男子偷竊位號不三十年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為楊氏之禍乃可為善相人張杜確論至今多稱誦之如祿山思明希劉裕楊堅

而不至者是以著其論

逆臣列傳一百五十一上

逆臣列傳第一百五十中

唐書二百二十五中

瑞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掌書部侍郎元稹撰

祁奉

敕撰

李希烈，燕州遼西人。少籍平盧軍。從李忠臣浮海戰河北，有勞。及忠臣在淮西，因署偏裨。試光祿卿，軍中藉藉高其才。會忠臣荒縱，不事得閒，衆怒逐忠臣。聽命代宗，詔忻王爲節度副大使，使希烈專留後事。又詔滑亳節度使李勉兼領汴州。德宗立，加御史大夫。即拜節度使，名其軍曰淮寧，以寵之。梁崇義之反，敕諸道進討。詔進希烈南平郡王。漢南北招討處置使，又拜諸軍都統。平崇義，功多。擁兵欲有其地，會山南節度使李承至，不克，猶大掠而去。以功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納叛，以檢校司空兼淄青節度使討之。希烈擁衆三萬，次許州，不進。遣李荑約納爲唇齒。陰計取汴州，即檄李勉假道。勉度所宜，出儲陳留治梁除道，以須希烈。計得，因媢罵勉，勉嚴備以守。納遣游兵導希烈絕汴餉路，勉

治蔡渠引東南饋希烈遣使者約河北朱滔田悅等連和凶焰熾然俄而滔等自相王遣使者來奉牋希烈亦自號建興王天下都元帥五賊株連半天下建中四年正月詔諸節度以兵犄角攻討唐漢臣高秉哲以兵萬人屯汝州未至賊將乘霧進王師還賊取汝州執李元平兵西首東都大震士皆走河陽崑滎留守鄭叔則壁西苑賊按兵不進帝聽盧杞計詔太子太師顏真卿諭賊已行又遣左龍武大將軍哥舒曜討之希烈見真卿傲桀不臣救左右嘗侮朝政即北侵汴州南略鄂州有詔江西節度使嗣曹王臯擊之拔蘄黃兩州擊賊將李良韓霜露於白巖二將走初希烈自襄陽還留姚憺戍鄧州賊又得汝則武關梗絕帝使陝虢觀察使姚明敷治上津道置館通南方貢化員希烈遣董待名韓霜露劉劼宗陳質翟崇暉分掠州縣官軍數奔曜復取汝州希烈遣周曾呂從賁康琳拒曜次襄城與王玢姚憺韋清合謀襲希烈不克皆死清奔劉洽希烈懼還蔡州上疏歸罪曾等帝不赦詔斬希烈者四品以

上得其官五品以下戶四百民賜復三年遣神策將劉德信將節
度觀察團練子弟兵屯陽翟井力以李勉爲淮西招討使曜副之
荆南節度使張伯儀爲淮西應援招討使山南節度使賈耽與韋
副之德信去陽翟入汝壁賊取陽翟覆伯儀軍曜戰不利屯襄城
希烈怙其壯舉衆三萬圍曜時帝西狩師氣熾不能抗城遂陷曜
奔東都希烈突負慘害臨戰陣殺人血流於前而飲食自若也以故
人畏服爲盡死乘襄城之捷進攻汴州入之運土木治道怒不如
程驅人填塹號涇稍勉奔宋州希烈已據汴僭即皇帝位國號楚
建元武成以張鸞子李綬李元平爲宰相鄭賁爲侍中孫廣爲中
書令披其地建四節度以汴州爲大梁府治安州爲南關深石作
壘又於上蔡襄城獲折車釭奉以爲瑞惑其下因窺江淮盛兵攻
襄邑守將高翼異死之於是汴滑副都統劉洽率曲環李克信軍十
餘萬戰白塔不利洽引還卒栢少清攬轡曰公小不利遽北柰何
洽不聽夜入宋州賊驟勝徑薄寧陵舟乘銜踵進亘七十里時洽

將高彥昭劉昌共嬰壘以守賊使妖人祈風火戰棚盡坎堞欲登
彥昭按劍乘陴士感奮風亦反昌計於衆曰軍法倍不戰賊猥吾
寡不如退以驕賊自宋出精銳擣不意功可成彥昭謝曰君少待
請盡力乃登城誓衆曰中丞欲示弱覆而取之誠善然我爲守得
失在主人今士創重者須供養有如棄城去則傷者死內逃者死
外吾衆盡矣士皆泣且拜曰公在是誰敢去昌大慙彥昭擊家牛
犒軍士死戰斬首三千級請援於洽其屬作書言城且危彥昭視
曰君輕我耶取帟自爲書洽得書喜曰健將在西吾何憂選兵八
百夜艾而入賊不知詰旦傅城士奮出希烈大敗取其旂斬首萬
計追北至襄邑收賊資糧而還洽表其功拜彥昭御史大夫實封
百五十戶希烈旣沮卻而壽州刺史張建封亦屯固始廖其旁希
烈懼還汴州遣崇暉以精兵襲陳復爲洽敗俘衆三萬執崇暉進
拔汴州禽鄭貴劉劼宗張伯元呂子巖李達于希烈遁歸蔡賊戍
將孫液挈鄭州降帝即拜液爲刺史貞元二年遣杜文朝寇襄州

爲樊澤所破獲文朝會臯建封環及李澄四略其地勢曰蹙希烈縮氣不敢搖啖牛肉而病親將陳仙竒陰令醫善妻之以死始希烈入汴間戶曹恩爲軍竇良女美彊取之女顧曰慎無戚我能滅賊後有寵與賊祕謀能轉移之嘗稱仙竒忠勇可用而妻亦竇姓願如娒媚者以固其夫希烈許諾乘閒往謂仙竒妻曰賊雖彊終必敗云何竇久而寤及希烈死子不發喪欲悉誅諸將乃自立未決有獻合桃者竇請分遺仙竒妻聽之因蠟帛丸雜果中出所謀仙竒大驚與薛育率兵諫而入子出徧拜曰請去帝號如淄青故事語已斬之由希烈并妻子七首獻天子尸希烈於市帝以仙竒忠即拜淮西節度使百姓給復二年俄爲吳少誠所殺有詔贈太子太保竇亦死

朱泚幽州昌平人父懷珪事安史二賊僞署柳城使泚資壯偉嘗腹十圍外寬和中實很刻少推父蔭籍軍中與弟滔並爲李懷仙部將輕財好施凡戰所得必分麾下士以動其心陰儲凶德朱希

彩爲節度使頗委信之大曆七年希彩爲下所殺衆未有屬泚方
外屯而滔主牙兵尤狡譎乃潛諭數十人大呼軍門曰帥非朱公
莫可衆愕眙因共詣泚推知留後遣使至京師聽命有詔檢校左
散騎常侍即拜盧龍節度留後俄遷節度使封懷寧郡王實封戶
二百泚上書謝遣滔將兵西防秋代宗悅手詔褒美居三年求入
朝自幽州首爲逆懷仙以來雖外臣順然不朝謁而泚倡諸鎮以
騎三千身入衛有詔起第以待旣行屬疾或勸還泚曰輿吾尸猶
至京師將吏乃不敢言時四方無事天子觴日視朝泚以偶日至
見內殿賜乘輿馬二戰馬十金綵甚厚士校皆有賜宴資隆渥泚
之來滔攝後務稍稍剪落泚牙角泚自知失權爲滔所賣不得志
乃請留京師帝因授滔節度留後乃分防秋兵使各有統河陽永
平兵郭子儀主之使勝楊猷兵李抱玉主之淮西鳳翔兵馬璘主
之汴宋淄青兵泚主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屯奉天賜禁中
兵以爲寵遷檢校司空代李抱玉爲隴右節度副大使仍知河西

澤潞行營兵馬事明年徙王遂寧德宗立改鎮鳳翔進封戶三百
建中初以李懷光代段秀實兼節度涇原徙屯原州懷光前督作
泚與隄寧領兵繼進涇士素聞懷光暴相恟懼劉文喜因劫衆以
亂請留秀實又求屬泚詔泚代懷光文喜合兵二萬乘城使裨將
劉海賓入陳事海賓請假文喜節臣當斬其首帝曰爾誠忠然我
節不可得遣還詔泚懷光攻之帝爲減太官脯醢給軍文喜猶閉
壁求救於吐蕃吐蕃師與泚懷光欲避之別將韓游瓌曰戎若來
涇人必變誰肯爲反賊設身于虜者少須之俄吐蕃游騎升高招
涇人衆曰始五昌屬爲文喜求節度天子致討則歸罪安能以楮鰓
面爲異俗乎海賓果與其徒殺文喜入泚軍泚一無所戮由是涇
人德之詔加中書令還屯進拜太尉滔合田悅叛陰遣人與泚相
聞河東馬燧獲其書帝召泚示之泚惶懼請死帝勉曰千里不同
謀卿何謝更以張鎰節度鳳翔還泚京師加實封千戶不朝請中
人監第李希烈圍哥舒曜於襄城詔涇原節度使姚令言督鎮兵

五千東救曜過關下師次漣水京兆尹王翊使吏供軍糲飯菜肴
衆怒不肯食羣譟曰吾等棄父母妻子前死敵而乃食此庸能持
身蹈白刃耶今瓊林大盈庫寶嘗如山尚何往乃盡甲反旗而鼓
帝聞命中人持賜往人二嫌士愈悖射中人中人返走時令言尚
論兵禁中旣上變乃馳至長樂坂遇兵還引滿向令言令言大呼
曰引而東富貴可取何失計爲滅族事衆劫令言以西行帝復遣
使者開諭賊已陣通化門殺使者帝遣普王與學士姜公輔載金
綵慰撫賊薄丹鳳門詔集六軍無至者先是關東河北戰不利禁
兵悉東衛士內空而神策軍使白志貞藉市人隸兵聽其居肆私
取庸自入故遽迫皆不至帝出苑北門羽衛纔數十普王前導皇
太子王韋二妃唐安公主及中人百餘騎以從右龍武軍使令狐
建以數百人殿夜至咸陽飯數匕而去賊已嚴何諸門士人羸衣
冒出盧杞關播李竦比皆踰垣走與劉從一趙贊王翊陸贄吳通微
等追及帝咸陽郭曙與童奴數十獵苑中聞蹕謁道左帝勞之懇

乞從許之遲曉至奉天吏惶懼謁于門渾瑊以數十騎自夾城入
北內哀兵欲擊賊聞乘輿出遂奔奉天於是人未知帝所在踰三
日諸王羣臣稍稍自間道至初令言陣五門衛兵不出遂突入含
元殿周呼曰天子出矣今日共可取富貴謀而進掠宜春苑入諸
宮姦人因亂竊入內府盜寶終夜不絕道路更剽掠居人嚴兵
自保賊無屬畏不能久以泚昔在涇有恩且失權久膺思亂乃相
謀曰太尉方囚錮若迎之事可濟今言率百餘騎見泚泚僞讓不
荅留使者飲以觀衆心夜數百騎復往泚知不僞乃擁徒向闕下
炬火竟街觀者以萬計舍前殿總六軍明日下令曰國家有事東
方涇人赴難不習朝章驚乘輿百官三日並赴行在留者守本司
違令誅逆徒居白華殿或說泚迎天子泚顧望愕然光祿卿源休
至請間教以不臣詭稱符命泚悅張光晟李忠臣皆新失職怨望
亦勸成之鳳翔大將張廷芝涇將段誠諫引潰兵三千自襄城來
泚自謂得人助逆志堅決因署休京兆尹判度支忠臣皇城使又

以段秀實失軍疑有怨起之委以謀秀實與劉禹海實憤發挺擊賊
忠臣護泚纔破面得不死明日大陳旗章金石于廷傳言立宗室
王監國士庶競往觀泚僭即皇帝位於宣政殿號大秦建元應天
侍衛比豆于伍諸臣在位者纔十餘逼太常卿樊系為冊冊成仰藥
死泚下詔稱幽囚之中神器自至以示受命即拜令言侍中關內
副元帥忠臣司空兼侍中休中書侍郎蔣鎮門下侍郎並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以蔣鍊為御史中丞嵇鉉御史大夫許季常京兆尹
洪經綸太常少卿彭偃中書舍人裴揆崔幼真給事中廷芝光晟
誠諫崔宣張寶何望之杜如江等並僞署節度使以兄子遂為太
子以滔為其翼王太尉尚書令號皇太弟帝使高重傑屯梁山禦賊
賊將李日月殺之帝拊尸哭盡哀結其頭為首以葬泚得首亦集羣
賊哭曰忠臣也亦用三品葬焉泚既勝則令都人曰奉天殘黨不
終日當平日月銳甚自謂無前乃燒安廟鹵御物帝患之渾瑊伏
兵漠谷引數十騎跳攻長安泚大驚瑊榻前瑊引卻日月尾追遇

伏鬪射日月殺之泚悵恨其母不哭罵曰奚奴天子負而何事死
且晚泚自將偏奉天竊乘輿物自後以今言爲上將光晟副之忠
臣留守以蔣鍊李子平爲宰相於是城率韓游瓌禦泚泚大敗死
者萬計退三里而舍脩攻具毀廬宇爲樓車百尺下覘城中會杜
希全以兵敗漠谷賊益張又劉德信高秉哲自汝州取沙苑馬五
百壁昭應戰思子陵西三敗賊次東滑橋出游奔軍以逼都城忠
臣兵數衄請救泚乃急攻城驅民填塹造雲梁今壯士居上將傅
堞守者震駭渾瑊乃使侯仲莊韓澄穴地道梁陷縱火焚之城上
揮膏流數百步衆亂而踰城中兵出皇太子督戰賊大敗然賊負
其衆遂長圍以百峇弩射城中不及幄坐者三步城益急帝召羣
臣曰朕負宗廟宜固守公等家在賊可先降以完親族衆泣下曰
臣等死無貳帝亦太息嗑城圍凡三旬有六日而李懷光以兵
五萬至敗賊于魯店遂戰城下自辰至昏賊潰帝下觀戰傳詔曰
賊衆亦朕赤子勿多殺聞者感激是夜泚引去初帝至奉天或言

賊已立泚必來攻請治守具宰相盧杞曰泚大臣柰何疑其反及泚圍城帝卒不詰其言泚之歸令言方治攻具忠臣坊坊團結人皆厭苦泚悉止之曰攻守我自辦賊嘗令士馳入曰奉天陷矣百姓相顧泣市無留人臺省吏落落郎官一二而已李懷光壁九子澤李晟自白馬津來營東渭橋尚可孤以襄鄧兵五千次藍田駱元光守昭應馬燧使子彙以兵三千屯中渭橋始奉天圍久食且盡以蘆秣帝馬太官燬米止二斛圍解父老爭上壺食餅餌劍南節度使張延賞獻帛數十馱諸士貢物踵來因大賜軍中詔殿中侍御史万俟著治金商道權通轉輸羣臣家在城者賊猶給俸中人朱重曜爲賊謀曰執其家以招士大夫不來者夷之孫知古謬曰陛下以柔服人若夷其妻子是絕嚮化意且義士殺身何顧於家乃止興元元年泚以本封遂寧漢地也更號漢改元天皇或曰王師欲潛壞京城四隅垣以入泚懼詔金吾布士於衢吏儲五炬以防夜城隅率百步建一樓候望非常凡祠房廟廬皆帷巾戒曰

軍來則四面擊乎太倉糧竭賊督吏索觀寺餘米萬斛鞭扑依離士
寢飢而神策六軍從行在及哥舒曜李晟兵皆家稟不絕或請停
給泚曰士在外而弱稚絕食則死豈吾心哉即厚斂居人許季常
曰一日有急請籍中人公侯三千族之貲足矣或謂泚陛下既受
命而存唐九廟諸陵不宜泚曰朕嘗北面事唐胡忍此又曰官多
缺請擇才授之脅以兵使不得辭泚曰彊授則人懼但欲仕者與
之安能叩戶拜官邪奉天所下赦令凡受賊僞官者破賊日悉貸
不問官軍密榜諸道泚方宿未央涇原士相與謀殺泚泚知之輒
徙它處衆謀亦止光晟與懷光對壁李希倩請以精騎五百犯之
光晟不許曰西軍方彊不可輕以取敗日暮兩軍退希倩謁泚曰
光晟有他志視西軍不戰臣請擊之不許請斬光晟又不許曰彼
善將所以不戰蓋知未可乎希倩怒曰臣盡心以事君不見信願
乞要領歸淮西泚許諾以馬十匹縑錦百匹以此東歸希倩輒復
入曰臣愚褊罪當死願死軍前泚又許之光晟見泚曰臣不敢反

因再拜泚慰勉之官軍壞龍首香積二塢以使其涑城中水絕泚役數百人治之東出灞水與王師戰大奔還闔都門士皆甲以待久乃罷李子平請脩攻具襲懷光取苑中六街大木爲衝車程役苦甚人不堪又禁居人夜行三人以上不得聚飲食上下惴恐賊所用唯盧龍神策團練兵而涇原軍驕不可制但完守所獲不出戰故泚數北憂甚欲出走術家爭曰陛下當不出官雖西軍入且自有變泚據以自安會李懷光貳于帝不欲泚平按軍觀望帝欲幸咸陽趣諸將捕賊懷光出醜言乃詔戴休顏守奉天尚可孤守灞上駱元光守渭橋進狩梁州太渭陽太息曰朕是行將有永嘉事乎渾瑊曰臨大難無畏者聖人勇也陛下何言之過懷光遂與泚連和京師知帝益西二叛膠固謂亂且成出受賊官者十八始泚多出金兄事懷光約平關中割地爲隣國故懷光使反因并陽惠元李建徽軍泚知懷光反明白即賜詔待以臣禮督其兵入衛懷光慙見欺引其軍東保河中泚數遣人誘涇原馮河清河清不

從又結其將田希鑿遂害河清以應賊泚即以代河清使結吐蕃
李晟等兵侵疆土益附而渾瑊又擊破賊將韓旻宋歸朝於武亭
川斬計萬級歸朝奔懷光晟率瑒城駱元光尚可孤悉師攻賊晟
薄光泰門敗賊將張廷芝李希倩賊棄門哭保白華晟引軍還居
三日復戰大敗之乃分道入泚將段誠伏莽中爲王伉所禽姚令
言張廷芝與晟遇十關皆北遂至白華始張光晟以精兵壁九曲
距東渭橋十里密約降於晟晟之入光晟勸泚等出奔故泚挾令
言廷芝休子平朱遂引殘軍西走光晟衛出之因詣晟降泚失道
問野人荅曰朱太尉邪休曰漢皇帝曰天網恢恢走將安所泚怒
欲殺之乃亡去泚至涇州長武城田希鑿拒之泚曰子之節吾所
授柰何拒我火其門希鑿擲節焰中曰歸汝節泚舉軍哭城中人
望見其子弟亦哭宋膺曰某妻哭斬矣衆止哭泚更舍逆旅遣梁
廷芬入見希鑿曰公殺一節度唐天子必不容何不納朱公成大
事希鑿陰可廷芬出報泚泚廷芬請宰相不得乃不復入泚猶

餘范陽卒三千北走驛馬關寧州刺史夏侯英開門陣而待泚不敢入因保彭原西城廷芬與泚腹心朱惟孝夜射泚隊害中韓旻薛綸高幽岳武震朱進卿董希芝共斬泚使宋膺傳首以獻泚死年四十二今言走涇州休子平走鳳翔皆斬首泚壻金吾將軍馬悅走党項得入幽州朱重曜者事泚最親近泚呼爲兄會窮冬大雨泚欲襍變鳩殺重曜以王禮葬賊平出其尸膊之李希倩等諸將皆以次夷滅初源休爲京兆尹使回紇將還盧杞畏其辯能結主恩次太原奏爲光祿卿休怨望故道守泚僭號爲調兵食署拜百官事一咨之時訂其逆甚於泚脅辱大臣多殺宗室子孫幾于盡每王師不利喜見眉寓與姚令言勸泚圍奉天晝夜爲賊謀二人爭自比蕭何休顧令言曰成秦之業無輩我者我視蕭何子當曹參可矣即收圖籍貯府庫効何者人皆笑謂爲火迫鄭侯本相州人令言者河中人始應募隸涇原節度使馬璘府孟暉之爲留後表其謹肅任將帥遂爲節度使旣挾泚亂頗盡力彭偃銳于進自謂

為宰相所抑鬱鬱不懷此亂匿田家既得用辭令一出其手故辭
尤諄慢李晟愛張光晟才表丐原死置軍中駱元光怒曰吾不能
與反虜同坐拂衣去晟乃殺之李懷光以宋歸朝獻諸朝斬之唯
李日月母得貸此未敗號其第為潛龍宮徙珍寶實之人謂潛龍
勿用亡兆也晟惡田希鑒之逆欲因事誅之會吐蕃寇涇州晟方
帥涇原故希鑒請救晟遣史萬歲以騎兵三千往請晟行邊希鑒
來謁其妻李父事晟晟屢入宴將還師好謂希鑒曰吾久留此諸
將皆故人吾欲置酒以別可過營飲也希鑒等詣營酒未行晟曰
諸君相過宜自通姓名爵里諸將以次言無罪者坐自如有罪者
晟質責一卒引出斬而瘞之希鑒坐晟下未知當死晟顧曰田郎
不得無罪左右執以下晟曰天子蒙塵乃殺節度使受賊節今日
何面目見我乎希鑒不能對晟曰田郎老矣坐於牀置對乃縊幕
中以李觀代為節度使

逆臣列傳第一百五十中

逆臣列傳第一百五十下

唐書二百二十五下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李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奉
救撰

黃巢曹州冤句人世尚鹽富于貲善擊劍騎射稍通書記辯給喜
養亡命咸通末仍歲饑盜興河南乾符二年濮名賊王仙芝亂長
垣有衆三千殘曹濮二州俘萬人勢遂張仙芝妄號大將軍檄諸
道言吏貪沓賊重賞罰不平宰相恥之僖宗不知也其西宗帥尚君
長柴存畢師鐸曹師雄柳彥璋劉漢宏李重霸等十餘輩所在肆
掠而巢喜亂即與羣從八人募衆得數千人以應仙芝轉寇河南
十五州衆遂數萬帝使平盧節度使宋威與其副曹全晟數擊賊
敗之拜諸道行營招討使給衛兵三千騎五百詔河南諸鎮皆受
節度以左散騎常侍曾元裕副焉仙芝略沂州威敗賊城下仙芝
亡去威因奏大渠死擅縱麾下兵還青州羣臣皆入賀居三日州
縣奏賊故在時兵始休有詔復遣士皆忿思亂賊聞之趣郟城不

十日破八縣帝憂迫近東都督諸道兵檢過於是鳳翔郿寧涇原
兵守陝潼關元裕守東都義成昭義以兵衛宮仙芝去攻汝州殺
其將刺史走東都大震百官脫身出奔賊破陽武圍鄭州不克蝻
聚鄧汝間關以東州縣大抵皆畏賊嬰城守故賊放兵四略殘郢
復二州所過焚剽生人幾盡官軍急追則遺貨布路士爭取之率
逗撓不前賊轉入申光殘隋州執刺史據安州自如分奇兵圍舒
擊盧瑒壽光等州時威老且闇不任軍陰與元裕謀曰昔龐勛滅康
承訓即得罪吾屬雖成功其免禍乎不如留賊不幸爲天子我不
失作功臣故躡賊一舍完軍顧望帝亦知之更以陳許節度使崔
安潛爲行營都統以前無臚婦李琢代威右威衛上將軍張自勉
代元裕賊出入斬黃蘄州刺史裴渥爲賊求官約罷兵仙芝與巢
等詣渥飲未幾詔拜仙芝左神策軍押衙遣中人慰撫仙芝喜巢
恨賞不及已詢曰君降獨得官五千衆且奈何丐我兵無留因擊
仙芝傷首仙芝憚衆怒即不受命劫州兵渥中人亡去賊分其衆

尚君長入陳蔡巢北掠齊魯衆萬人入鄆州殺節度使薛崇進陷沂州遂至數萬縣賴茲保渣岬山是時柳彥璋又取江州執刺史陶祥巢引兵復與仙芝合圍宋州會自勉救兵至斬賊二千級仙芝解而南度漢攻荆南於是節度使楊知溫嬰城守賊縱火焚樓堞知溫不出有詔以高駢代之駢以蜀兵萬五千齎糒糧期三十日至而城已陷知溫走賊不能守於是詔左武衛將軍劉秉仁爲江州刺史勒兵乘單舟入賊柵賊大駭相率迎降遂斬彥璋巢攻和州未克仙芝自圍洪州取之使徐唐莒守進破卽岳遂圍潭州觀察使崔瑾拒却之乃向浙西擾宣潤不能得所欲身留江西趣別部還入河南帝詔崔安潛歸忠武復起宋威曾元裕以招討使還之而楊復光監軍復光遣其屬吳彥宏以詔諭賊仙芝乃遣蔡溫球楚彥威尚君長來降欲詣闕請罪又遣威書求節度威陽許之上三言與君長戰禽之復光固言其降卽侍御史與中人馳驛即訊不能明卒斬君長等于狗脊嶺仙芝怒還攻洪州入其邦威自

將往救敗仙芝於黃梅斬賊五萬級獲仙芝傳首京師當此時巢
方圍亳州未下君長弟讓率仙芝潰黨歸巢推巢爲王號衝天大
將軍署拜官屬驅河南山南之民十餘萬掠淮南建元王霸曾元
裕敗賊於申州死者萬人帝以威殺尚君長非是且討賊無功詔
還青州以元裕爲招討使張自勉爲副巢破考城取濮州元裕軍
荆襄援兵阻更拜自勉東北面行營招討使督諸軍急捕巢方掠
襄邑雍丘詔滑州節度使李崱壁原武巢寇葉陽翟欲窺東都會
左神武大將軍劉景仁以兵五千援東都河陽節度使鄭延休兵
三千壁河陰巢兵在江西者爲鎮海節度使高駢所破寇新鄭郟
襄城陽翟者爲崔安潛逐走在浙西者爲節度使裴璩斬二長死
者甚衆巢大沮畏乃詣天平軍乞降詔授巢右衛將軍巢度藩鎮
不一未足制已即叛去轉寇浙東執觀察使崔瑒於是高駢遣將
張麟梁纘攻賊破之賊收衆踰江西破虔吉饒信等州因刊山開
道七百里直趨建州初軍中謠曰逢儒則肉師必覆巢入閩俘民

給稱儒者其釋時六年三月也僥路園福州觀察使韋岫戰不勝棄城遁賊入之焚室廬殺人如薙過崇文館校書郎黃璞家令曰此儒者滅炬弗焚又求處士周朴得之謂曰能從我乎荅曰我尚不仕天子安能從賊巢怒斬朴是時閩地諸州皆設有詔高駢爲諸道行營都統以拒賊巢陷桂管進寇廣州詔節度使李迢書求表爲天平節度又脅崔瑀言于朝宰相鄭畋欲許之盧攜田令孜執不可巢又丐安南都護廣州節度使書聞右僕射于琮議南海市舶利不貲賊得益富而國用屈乃拜巢率府率巢見詔大詬急攻廣州執李迢自號義軍都統露表告將入關因詆官豎柄朝垢蠹紀綱指諸臣與中人賂遺交構狀銓貢失才禁刺史殖財產縣令犯賊者族皆當時極敝天子旣懲宋威失計罷之而宰相王鐸請自行乃拜鐸荆南節度使南面行營招討都統率諸道兵進討鐸屯江陵表秦寧節度使李係爲招討副使湖南觀察使以先鋒屯潭州兩屯烽驛相望會賊中大疫衆死什四遂引北還自桂編

大槩以湘下衡永破潭州李係走朗州兵十餘萬熾焉投茵蔽江
進逼江陵號五十萬鐸兵寡即棄城先此劉漢宏已略地焚廬舍
人皆竄山谷俄而係敗問至鐸棄城走襄陽官軍乘亂縱掠會雨
雪人多死溝壑其十月巢據荆南脅李迢草表報天子迢曰吾腕
可斷表不可為巢怒殺之欲進躡鐸會江西招討使曹全勗與山
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壁荆門使沙陀以五百騎釘轡藻鞞望賊
陣縱而遁賊以為怯明日諸將乘以戰而馬識沙陀語呼之輒奔
還莫能禁官兵伏于林闕而北賊急追伏發大敗之執賊渠十二
輩巢懼度江東走師促之俘什八鐸招漢宏降之或勸巨容窮追
荅曰國家多負人危難不吝賞事平則得罪不如留賊冀後福止
不追故巢得復整攻鄂州入之全勗將度江會有詔以段彥譽代
其使乃止巢畏襲轉掠江西再入饒信杭州衆至二十萬攻臨安
戎將董昌兵寡不敢戰伏數十騎莽中賊至伏弩射殺賊將下皆
走昌進屯八百里見舍媪曰有追至告以臨安兵屯八百里矣賊

駭曰向數騎能困我況軍八百里乎乃還殘宣歙等十五州廣明元年淮南高駢遣將張麟度江敗王重霸降之巢數卻乃保饒州衆多疫別部常宏以衆數萬降所在戮死諸軍屢奏破賊皆不實朝廷信之稍自安巢得計破殺張麟陷睦致二州又取宣州而漢宏殘衆復奮寇宋州掠申光來與巢合濟采石侵揚州高駢按兵不出詔充海節度使齊克讓屯汝州拜全旻天平節度使兼東面副都統賊方守滁和全旻以天平兵敗于淮上宰相盧瑑計救師未至請假巢天平節度使使無得西以精兵戍宣武塞汝鄭路賊首可致矣盧攜執不可請召諸道兵壁泗上以宣武節度統之則巢且還寇東南徘徊山浙救死而已詔可前此已詔天下兵屯潞水禁賊北走於是徐兵三千道許其帥薛能館徐衆城中許人驚謂見龍裝部將周岌自潞水還殺能自稱留後徐軍聞亂列將時溥亦引歸囚其帥支詳充海齊克讓懼下叛引軍還兗州潞水屯皆散巢聞悉衆度淮安稱率土大將軍整衆不剽掠所過惟取丁

壯益兵李罕之犯申光潁宋徐充等州吏皆亡巢自將攻汝州欲
薄東都當是時天子冲弱怖而流淚宰相更共建言悉神策并關
內諸節度兵十五萬守潼關田令孜請自將而東然內震擾前說
帝以幸蜀事帝自幸神策軍擢左軍騎將張承範爲先鋒右軍步
將王師會督糧道以飛龍使楊復恭副令孜於是募兵京師得數
千人當是時巢已陷東都留守劉允章以百官迎賊巢入勞問而
已里間晏然帝餞令孜章信門賚遺豐優然衛兵皆長安高貴世
籍兩軍得稟賜侈服怒馬以詫權豪初不知戰聞料選皆哭于家
陰出貲雇販區病坊以備行陣不能持兵觀者寒毛以慄承範以
彊弩三千防關辭曰祿山率兵五萬陷東都今賊衆六十萬過祿
山遠甚恐不足守帝不許賊進取陝虢檄關戍曰吾道淮南逐高
駢如鼠走穴爾無拒我神策兵過華裏三日糧不能飽無鬪志十
二月巢攻關齊克讓以其軍戰關外賊少卻俄而巢至師大諱川
谷皆震時士飢甚潛燒克讓營克讓走入關承範出金諭軍中曰

諸君勉報國救且至士感泣拒戰賊見師不繼急攻關王師矢盡
飛石以射巢驅民內斬火關樓皆盡始關左有大谷禁行人號禁
谷賊至今攻屯關而忘谷之可入尚讓引衆趨谷承範惶遽使師
會以勁弩八百邀之比至而賊已入明日夾攻關王師潰師會欲
自殺承範曰五三人死孰當辨者不如見天子以實聞死未晚乃
烹服逃始博野鳳翔軍過渭橋見募軍服鮮煥怒曰是等何功遽
然至是更爲賊鄉導前賊歸焚西市帝類郊祈哀會承範至具言
不守狀帝黜宰相盧攜方朝而傳言賊至百官奔令攻以神策兵
五百奉帝趨咸陽惟福穆譚壽四王與妃御一二從中人西門巨
範統右軍以殿巢以尚讓爲平唐大將軍蓋洪費全古副之賊衆
皆被髮錦衣大抵輜重自東都抵京師千里相屬金吾大將軍張
直方與羣臣迎賊灞上巢乘黃金輿衛者皆繡袍華幘其黨乘銅
輿以從騎士凡數十萬先後之陷京師入自春明門升太極殿宮
女數千迎拜稱黃王巢喜曰殆天意歟巢舍田令攻第賊見窮民

抵金帛與之尚讓即妾曉人曰黃王非如唐家不惜而輩各安毋
恐甫數日因大掠縛筆居人索財號洩物富家皆跣而驅賊酋閱
甲第以處爭取人妻女亂之捕得官吏悉斬之火廬舍不可貲宗
室侯王屠之無類矣巢齋太清宮十日舍舍元殿僭即位號大齊
求袞冕不得繪弋縵爲之無金石樂擊大鼓數百列長劔大刀爲
衛大赦建元爲金統王官三品以上停四品以下還之因自陳符
命取廣明字判其文曰唐去丑口而著黃明黃當代唐又黃爲土
金所生蓋天啓云其徒上巢號承天應運啓聖睿文宣武皇帝以
妻曹爲皇后以尚讓趙璋崔瑒楊希古爲宰相鄭漢璋御史中丞
李儔黃諤尚儒爲尚書百方特諫議大夫皮日休沈雲翔裴渥翰林
學士孟楷蓋洪尚書左右僕射兼軍容使費傳古樞密使張直方
檢校左僕射馬祥右散騎常侍王璠京兆尹許建米實劉瑋朱溫
張全彭攢李逵等爲諸將軍游弈使其餘以次封拜取趨偉五百
人號功臣以林言爲之使比控鶴府下令軍中禁妄殺人悉輸兵

于官然其下本盜賊皆不從召王官無有至者乃大索里閭豆盧
瑑崔沆等匿永寧里張直方家直方者素豪桀故士多依之或告
賊納亡命者巢攻之夷其家瑑沆及大臣劉鄴裴諗趙濛李溥李
陽死者百餘人將作監鄭某郎官鄭係舉族縊是時乘輿次興元
詔促諸道兵收京師遂至成都巢使朱溫攻鄧州陷之以擾荆襄
遣林言尚讓寇鳳翔為鄭畋將宋文通所破不得前畋乃傳檄召
天下兵於是詔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為諸軍行營副都統前朔方
節度使唐弘夫為行營司馬數攻賊斬萬級邠將朱玫陽為賊將
王玫裒兵俄而殺玫引軍入于王師弘夫進屯渭北河中王重榮
營沙苑易定王處存次渭橋鄜延李孝昌夏州拓拔思恭壁武功
弘夫拔咸陽棧渭水破尚讓軍乘勝入京師巢竊出至石井宗楚
入自延秋門弘夫傳城舍都人共譟曰王師至處存選銳卒五千
以白鬚自誌夜入殺賊都人傳言巢已走邠涇軍爭入京師諸軍
亦解甲休競掠貨財子女市少年亦冒作鬚肆為剽巢伏野使覘

城中弛備則遺孟措率賊數百掩邠涇軍都人猶謂王師謹迎之時軍士得珍賄不勝載聞賊至重負不能走是以甚敗賊執弘夫害之處存走營始王璠破奉天引衆數千隨弘夫及諸將敗獨一軍戰尤力巢復入京師怒民迎王師縱擊殺八萬人血流於路可涉也謂之洗城諸軍退保武功於是中和二年二月也其五月昭義高潯攻華州王重榮與并力克之朱玫以涇岐麟夏兵八萬營興平巢亦遣王璠營黑水攻戰未能勝鄭畋將竇玫夜率士燔都門殺邏卒賊震懼於時畿民柵山谷自保不得耕米斗錢三十千屑樹皮以食有執柵民弑萬賊以爲糧人獲數十萬錢士人或賣餅自業舉奔河中李孝昌拓拔思恭徙壁東渭橋收水北壘數月賊帥朱溫尚讓涉渭敗孝昌等軍高潯擊賊李詳不勝賊復取華州巢即授華州刺史以溫爲同州刺史賊又襲孝昌二軍引去賊破陳敬瑄兵走南山齊克儉營興平爲賊所圍浹河灌之不克有題尚書省戶譏賊且亡尚讓怒殺吏輒剔目懸之誅郎官門闌卒凡

數千人百司逃無在者天子更以王鐸爲諸道行營都統崔安潛副之周岌王重榮爲左右司馬諸葛爽康實爲左右先鋒平師儒爲後軍時溥督漕賦王處存李孝章拓拔思恭爲京畿都統處存直左孝章在北思恭直右西門思恭爲鐸都監楊復光監行營中書舍人盧胤征爲克復制置副使於是鐸以山南劔南軍營靈感祠朱玫以岐夏軍營興平重榮處存營渭北復光以壽滄荆南軍合岌營武功孝章合拓拔思恭營滑橋程宗楚營京右朱温以兵三千掠丹延南鄙趨同州刺史米逢出奔温據州以守六月尚讓寇河中使朱温攻西關敗諸葛爽破重榮數千騎於河上爽閉關不出讓遂拔郃陽攻宜君壘大雨雪盈尺兵死什三七月賊攻鳳翔敗節度李昌言於澇水又遣彊武攻武功槐里涇邠兵卻獨鳳翔兵固壁拓拔思恭以銳士萬八千赴難逗留不進河中糧艘三十道夏陽朱温使兵奪艘重榮以甲士三萬救之温懼鑿沈其舟兵遂圍温温數困又度巢勢蹙且敗而孟楷方專國温巧師措沮

不報即斬賊大將馬恭降重榮帝進拓拔思恭爲京四面都統敕
朱玫軍馬嵬溫旣降重榮遇之厚故李詳亦獻款賊覺斬之於赤
水更以黃思鄴爲刺史十月鐸濬壕於興平左抵馬嵬使將薛鞬
董之由馬嵬武功入斜谷以通盩厔列屯十四使將梁瓌王之置
關於沮水七盤三溪木皮領以遮秦隴京左行營都統東方達禽
賊銳將李公迪破堡三十華卒逐黃思鄴巢以王遇爲刺史遇降
河中明年正月王鐸使鴈門節度使李克用破賊于渭南承制拜
東北行營都統會鐸與安潛皆罷克用獨引軍自嵐石出夏陽屯
沙苑破黃揆軍遂營乾院二月合河中易定忠武等兵擊巢巢命
王璠林言軍居左趙璋尚讓軍居右衆凡十萬與王師大戰梁田
陂賊敗執俘數萬僵齒三十里斂爲京觀璠與黃揆襲華州據之
遇亡去克用掘斬環州分騎屯渭北命薛志勤康君立夜襲京師
火會聚俘賊而還巢戰數不利軍食竭下不用命陰有遁謀即發
兵三萬搤藍田道使尚讓援華州克用率重榮迎戰零口破之遂

拔其城揆引衆出走涇原節度使張鈞說蕃渾與盟共討賊是時諸鎮兵四面至四月克用遣部將楊守宗率河中將白志遷忠武將龐從等最先進擊賊渭橋三戰賊三北於是諸節度兵皆奮無敢後入自光泰門克用身決戰呼聲動天賊崩潰逐北至望春入昇陽殿闔巢夜奔衆猶十五萬聲趨徐州出藍田入高山委輜重珍貨於道諸軍爭取之不復追故賊得整軍去自祿山陷長安宮闕完雄吐蕃所燔唯衢街廬臺宮朱泚亂定百餘年治繕神麗如開元時至巢敗方鎮兵互入虜掠火大內惟含元殿獨存火所不及者止西內南內及光啓宮而已楊復光獻捷行在帝詔陳許延州鳳翔博野軍合東西神策二萬人屯京師命大明宮留守王徽衛諸門撫定居人詔尚書右僕射裴璩脩復宮省購輦輅仗衛舊章秘籍豫敗巢者神策將橫衝軍使楊守亮躡雲都將高周彝忠順都將胡眞天德將顧彥朗七十人巢已東使孟楷攻蔡州節度使秦宗權迎戰大敗即臣賊與連和楷擊陳州敗死巢自圍之略鄧

許孟洛東入徐充數十州人大饑倚死牆塹賊俘以食日數千人
乃辦列百巨碓糜骨皮於日并啖之時朱全忠爲宣武節度使與
周岌時溥帥師救陳趙犇亦乞兵太原巢遣宗權攻許州未克於
是糧竭木皮草根皆盡四年二月李克用率山西兵由陝濟河而
東會關東諸鎮壁汝州全忠擊賊瓦子塨斬萬餘級諸軍破尚讓
於太康亦萬級獲械鎧馬羊萬計又敗黃鄴於西華鄴夜遁巢大
恐居三日軍中相譟棄壁走巢退營故陽里其五月大雨震電川
谿皆暴溢賊壘盡壞衆潰巢解而去全忠進戍尉氏克用追巢全
忠還汴州巢取尉氏攻中牟兵度水半克用擊之賊多溺死巢引
殘衆走封丘克用追敗之還營鄭州巢涉汴北引夜復大雨賊譟
潰克用聞之急擊巢河瀕巢度河攻汴州全忠拒守克用救之斬
賊驍將李周揚景彪等巢夜走胙城入冤句克用悉軍窮躡賊將
李謹揚能霍存葛從周張歸霸張歸厚往降全忠而尚讓以萬人
歸時溥巢兪猜忿屢殺大將引衆奔兗州克用追至曹巢克弟拒

戰不勝走充鄆間獲男女牛馬萬餘乘輿器服等禽巢愛子克用
軍晝夜馳糧盡不能得巢乃還巢衆僅千人走保太山六月時溥
遣將陳景瑜與尚讓追戰狼虎谷巢計蹙謂林言曰我欲討國姦
臣洗滌朝廷事成不退亦誤矣若取吾首獻天子可得富貴毋爲
他人利言巢出也不忍巢乃自刎不殊言因斬之及兄存弟鄴揆
欽秉萬通思厚并殺其妻子悉由首將詣溥而太原博野軍殺言
與巢首俱上溥獻于行在詔以首獻于廟徐州小史李師悅得巢
僞符璽上之拜湖州刺史巢從子浩衆七千爲盜江湖間自號浪
蕩軍天復初欲據湖南陷瀏陽殺略甚衆湘陰彊家鄧進思率壯
士伏山中擊殺浩

賈曰廣明元年巢始盜京師自陳唐去丑口而著黃明黃且代唐
也嗚呼其言妖歟後巢死秦宗權始張株亂徧天下朱温卒攘神
器有之大氏皆巢黨也寧天託諸人告亡於下乎

秦宗權蔡州上蔡人爲許牙將巢涉淮節度使薛能遣宗權蒐兵

淮西而許軍亂殺能宗權外示赴難因逐刺史據蔡以叛周岌代能領節度即授以州有兵萬人乃遣將從諸軍敗賊於汝州楊復光言之朝擢防禦使寵其軍曰奉國即爲本軍節度使進檢校司空巢走出關宗權與連和遂圍陳州樹壁相望擾愆梁宋間巢死宗權張甚嘯會通殘有吞噬四海意乃遣弟宗言寇荆南秦誥出山南攻襄州陷之進破東都圍陝州使秦彥寇淮肥秦賢略江南宗衡亂岳鄂賊渠率票慘所至屠老孺焚屋廬城府窮爲荆萊自關中薄青齊南繚荆郢北亘衛滑皆屬駭雉伏至千里無舍煙惟趙犇保陳朱全忠保汴僅自完而已然無霸王計惟亂是恃兵出未始轉糧指鄉聚曰啖其人可飽吾衆官軍追躡獲鹽戶數十車信宗假朱全忠都統節以討賊秦賢略宋及曹全忠好書約和賢遣張調請分地自汴以南歸之蔡全忠陰許而賢引兵濟汴肆燔劫無子餘全忠大怒斬調而還曰我出十將必破此賊進與賊戰殺獲甚衆宗權急攻許節度使鹿晏弘乞師於全忠師未及出已

破晏弘進攻鄭州取之擊河橋遂守河陽放兵侵汴西鄙北鄙全忠壁酸棗戰不克宗權屯邊村使秦賢營雙丘侵板橋盧塘引兵進屯萬勝夾汴而柵將梁以濟師全忠詭擊殺塘宗權悉軍十五萬列三十六屯逼汴全忠懼求救於兗鄆而朱瑾朱宣皆身自將同拒賊五月全忠閉城大會鼓聞于郊無置聲陰啓北門擊賊壘士譁趨中營兗鄆整兵合擊大敗之宗權忿過鄭焚郭舍驅民入淮西全忠遂有鄭許河陽東都於是合諸鎮兵會于蔡分爲五軍入其地宗權召孫儒儒不應宗權素壁上蔡以扼險要全忠拔其壁遂圍蔡州傅城而壘以羸兵誘賊賊出戰全忠盡斬之宗權退守中州未能下全忠使大將胡元琮圍之身還汴宗權聞許無備襲取其州執守將元琮引兵復收許宗權還爲愛將申叢所囚折一足以待命全忠置叢節度留後叢中悔夷其族宗權至汴全忠以禮迎勞且曰公昔陷許能戢兵賜盟戮力勤王烏有今日乎宗權曰英雄不兩立天亡僕以資公也誓然無懼色全忠以檻車上

送京師兩神策兵嚴護昭宗御延喜樓受俘京兆尹曳以組練徇
兩市引頸視車外呼曰宗權豈反者耶顧輸忠不効耳觀者大笑
與妻趙俱斬獨柳下宗權以中和三年叛居六年而誅

董昌杭州臨安人始籍土團軍以功擢累石鏡鎮將中和三年刺
史路審中臨州昌率兵拒不得入即自領州事鎮海節度使周寶
不能制因表爲刺史昌已破劉漢宏兵益彊進義勝軍節度使檢
校尚書右僕射僖宗始還京師昌取越民裴氏藏書獻之補祕書
之亡授兼諸道採訪圖籍使始爲治廉平人頗安之當是時天下
貢輸不入獨昌賦外獻常參倍旬一遣以五百人爲率人給一刀
後期即誅朝廷賴其入故累拜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爵
隴西郡王視詔書訖字償一縑歸當制官而小人意足寢自侈大
託神以詭衆始立生祠刻香木爲軀內金玉紈素爲肺府冕而坐
妻媵侍別帳百倡鼓吹於前屬兵列護門阨屬州爲土馬獻祠下
列牲牢祈請或給言土馬若嘶且汗皆受賞昌自言有饗者我必

醉蝗集祠旁使人捕沈鏡湖告曰不爲災客有言嘗游吳隱之祠
止一偶人昌聞怒曰我非吳隱之比支解客祠前始罷權鹽以悅
人豐衣食後稍峭法笞至千百或小過輒夷族血流刑場地爲之
赤有五千餘姓當族昌曰能孝於我貸而死皆曰諾昌厚養之號
感恩都刻其臂爲誓親族至號泣相別者凡民訟不視獄但與擲
博齒不勝者死用人亦取勝者昌得郡王咤曰朝廷負我吾奉金
帛不貲何惜越王不吾與吾當自取之下馱其虐乃勸爲帝近縣
舉狂譟諱請昌曰時至我當應天順人其屬吳繇秦昌裕盧勤
朱璜董庠李暢薛遼與妖人應智王溫巫韓媪皆贊之昌益兵城
四縣自防山陰老人僞獻謠曰欲知天子名日從日上生昌喜賜
百縑免稅征命方士朱思遠築壇祠天詭言天符夜降碧楮朱文
不可識昌曰讖言兔上金牀我生於卯明年歲旅其次二月朔之
明日皆卯也我以其時當即位客倪德儒曰咸通末越中祕記言
有羅平鳥主越禍福中和時鳥見吳越四目而三足其鳴曰羅平

天冊民祀以攘難今大王署名文與鳥類即圖以示昌昌大喜乾
寧二年即僞位國號大越羅平建元曰天冊自稱聖人鑄銀印方
四寸文曰順天治國之印又出細民所上銅鉛石印十牀及它鳥
獸龜蛇陳于廷指曰天瑞其下制詔皆自署名或曰帝王無押詔
昌曰不親署何由知我爲天子即榜南門曰天冊樓先是州寢有
赤光長十餘丈虺長尺餘金色見思道亭昌署寢曰明光殿亭曰
黃龍殿以自神以次拜置百官監軍與官屬比昆北嚮慟哭乃北
面臣昌或請署近侍昌曰吾假處此位安得如宮禁不許下書屬
州曰以某日權即位然昌荷天子恩死不敢負國初官屬不徇昌
旨者節度副使黃碣山陰令張遜皆誅死鎮海節度使錢鏐書讓
昌曰開府領節度終身富貴不能守閉城作天子滅親族亦何賴
願王改圖昌不聽鏐悉兵三萬攻之望城再拜曰大王位將相乃
不臣能改過請諭還諸軍昌懼獻鏐錢二百萬緡犒軍執應智王
溫韓媼吳繇秦昌裕送於鏐且待罪鏐乃還表於朝以爲昌不可

赦復討之傳城而壘昌又執朱思遠王守真盧勤送鏐軍求解昭宗遣中人李重密勞師除昌官爵授鏐浙東道招討使昌乃求援於淮南楊行密行密遣將臺濛圍蘇州安仁義田頤攻杭州以救昌鏐將顧全武等數敗昌軍昌將多降遂進圍越州候人言外師彊輒斬以徇給告鏐兵老皆賞昌身閱兵五雲門出金帛傾鏐衆全武等益奮昌軍大潰遽還去偽號曰越人勸我作天子固無益今復爲節度使全武四面攻未克會臺濛取蘇州鏐召全武還全武曰賊根本在甌越今失一州而緩賊不可攻益急城中以口率錢雖簪珥皆輸軍昌從子真得士心昌信讒殺之衆始不用命又減戰糧欲擣外軍下愈怨反攻昌昌保子城鏐將駱團入見給言奉詔迎公居臨安昌信之全武執昌還及西江斬之投尸于江傳首京師夷其族於是斬僞大臣李邈蔣瓌等百餘人發昌先墓火之昌敗猶積糧三百萬斛金幣大抵五百餘帑而兵不及萬人鏐遂爲鎮海鎮東兩軍節度云

贊曰唐亡諸盜皆生於大中之朝太宗之遺德餘澤去民也久矣而賢臣斥死庸懦在位厚賦深刑天下愁苦方是時也天將去唐諸盜並出歷五姓兵未嘗少解至宋然後天下復安漢之亡也天下大亂至晉然後稍定晉之亡也天下大亂至唐然後復安治少而亂多者古今之勢盛王業業以求治可少忽哉

逆臣列傳第一百五十下

唐書凡二百二十六篇摠二百五十卷

二十一帝本紀一十篇一十卷

十三志五十篇五十六卷

三表十五篇二十二卷

列傳一百五十篇一百六十卷

錄二卷

跋

繆藝風前輩得南宋建安魏仲立所刊新唐書其後歸於余友劉翰怡版印極精余既假得攝影凡闕四十餘卷求之數年卒無所遇歲戊辰東渡觀書於靜嘉堂文庫覩函宋樓陸氏舊藏小字本半葉十四行行二十五字其與舊唐書相耦亟思印行顧有殘闕然以天祿琳琅藏本亦云行密字整且諸家藏印如李安詩如錢唐梁氏如梅谷款識皆同私意必可牂合乃乞影攜歸而故宮之書又已無存復向北平圖書館殘帙補之猶不足適書肆以別一殘宋本至爲商邱宋氏故物視陸本每半葉僅贏二行行增四五字喜其相近亟留之凡陸本所無及漫漶

過甚者均可攙配然猶缺表之第八九卷又原
目亦僅存五葉不得已更縮劉本以足之於是
此書全爲宋刻矣陸氏本避諱及英宗止儀顧
堂題跋定爲嘉祐進書時所刻并北平配本存
本紀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三卷列傳一百十四
卷又子卷六其足以糾正殿本者地理志第二
十八陝州陝郡夏縣注下多芮城二字又注望
武德二年以芮城河北永樂置芮州貞觀元年
州廢以永樂隸鼎州芮城河北來屬三十三字
藝文志第五十盧受采集二十卷句下多王適
集二十卷喬知之集二十卷十三字又崔液集
十卷張說集下多二十卷蘇頲集六字宰相表
上第一貞觀四年二月甲寅珪爲侍中節下多

七月癸酉瑀罷爲太子少傅一行又表下第三
乾符元年十一月彥昭爲門下侍郎節畋爲中
書侍下多郎兼禮部尙書攜爲中書侍郎十二
字列傳第一則天順聖皇后武氏傳凡言變吏
不得何詰句又上官昭容傳是時左右內職皆
聽出外不何止句何均不作呵按史記秦本紀
太史公引賈生之言陳利兵而誰何如淳注何
猶問也是何字不誤也又第二十六蕭復傳自
楊炎盧杞放命句又第二十八韋雲起傳御史
大夫裴蘊怙寵放命句放均不作妨按尙書堯
典方命圯族孔疏鄭王以方爲放謂放棄教命
是放字不誤也又第一百一十七張巡傳士日
賦米一勺齧木皮鬻紙而食句鬻不作鬻按鬻

卽煇字見周禮此正與上文斲木皮相應是鬻
字不誤也又第一百四十六下康傳在那密水
之陽東距何二百里句何不作河與上文曰安
曰曹曰石曰米曰何曰火尋曰戊地曰史合是
何字不誤也至配入之宋氏本凡三十有二卷
又子卷四宋諱避至高宗止其列傳第二十三
馬周傳往貞觀初率土霜儉句霜不作荒按本
紀貞觀元年八月河南隴右邊州霜又舊書同
年月亦云關東及河南隴右沿邊諸州霜害秋
稼是霜字實不誤又第二十五封倫傳初竇建
德援洛王將趣虎牢句王不作陽王謂秦王與
竇建德傳合是王字亦不誤又第七十六關播
傳觀察使皇甫政表其至以發帝怒句表其至

不作殺其姪按舊書亦言皇甫政表其到以發上怒全無殺姪之事是表至二字亦不誤又第一百四十五新羅傳且言往歲册故主俊邕爲王母申太妃妻叔妃句叔不作淑按叔爲王妃之氏與舊書合是叔字亦不誤又第一百二十五盧履冰傳罔極者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君子有終身之憂之謂句不脫之謂二字庶合詮解上文語意又第一百四十六上吐谷渾傳帝欲徙其部於涼州之南山羣臣議不同帝難之句不脫不同帝三字按徙諾曷鉢之議本發自帝羣臣集議各有所見故帝難決若無不同帝三字則是建議在帝決議在羣臣非當時之政體也卽此數則已遠出殿本之上又所補劉本方

鎮表書僅二卷而殿本亦有甚大之疵繆見於其間按福建漳潮二州於天寶十載改隸嶺南經略使殿本於乾元二年後忽增一葉由三年至十四年與本卷第四葉全同但改載字爲年字按本紀肅宗乾元二年後卽爲上元元年又上元元年閏月己卯大赦改元舊書亦云乾元三年閏四月己卯改乾元爲上元是乾元祇有二年殿本不知何以衍此一葉年歲旣差事實亦復卽是以觀而殿本之不可盡信可斷言矣

海鹽張元濟